



河
滬
華
北
的
游
擊
潮

編
辰
耀
王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州
廣



序

跟着一部分國土的陷落，民衆自動組織的抗日遊擊戰鬥，便展開在華北華中的失地或戰區裏。而聲勢最爲浩大的，則是華北。中央社記者從周君曾在報紙上發表平漢線遊擊戰爭的組成經過及現狀，道：

平津相繼淪陷後，平漢線上的遊擊戰，在一天一天地開展着。我們爲了敘述的便利起見，姑且把平漢沿線區域內的遊擊戰分成下列五區：（一）平津郊區，（二）冀察晉邊區，（三）河北平原區，（四）冀豫晉邊區（亦有人稱爲『太行區』），（五）豫北區。

【一】平津郊區 自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平津的救亡團體感覺到行動上的必要，開始了遊擊隊的組織。二十九軍退出北平後，這些遊擊隊已經組成三個互有聯絡的獨立部隊。八月中旬北平四郊的學生軍搗毀第二監獄，放出五

百餘人，其中二百數十人參加了遊擊隊的組織，這時遊擊隊活動在平郊，聲勢漸大，引起敵人的注意，第一次的接觸，大隊長便光榮地犧牲了。九月初，這一部分武裝隊伍不得不向南撤退，以便充分的擴充和整理。九月九日，遊擊隊正式組成『國民抗日軍』，以後平津一帶的學生，農民，工人，東北義勇軍，保安團士兵，政治犯及普通犯，大批地參加了隊伍。十月間，平津附近的遊擊隊更顯得活躍了，津西楊柳青鎮一帶的抗日義勇軍竟達數萬人。敵人已經感受到嚴重的威脅，爲了保護平津間的交通線的安全，在十一月初開始沿鐵路線建築防禦工事，如落垡，安定，黃村，萬莊，張莊等處都在忙碌着。

【二】冀察晉邊區 自從西戰場上平型關大勝後，已經奠定了冀察晉邊區遊擊戰勝利的基礎。平型關是內長城第一個要塞，牠不僅在形勢上佔據着太行山脈恆山的高峯，而且可以直接間接地控制着平漢，同蒲，平綏，正太四條鐵路線的中心點。平型關之成爲重要的戰略地帶，一方面是三省主要河流的

分水嶺，他方面是三省道路輻射四出的咽喉。趕到後來，紫荆關也被我軍克復，和平型關便形成了犄角之勢，以這個重要的戰略地帶做中心，我們的挺進隊從十月以來，獲得了好多的光榮的勝利。現在平綏以南，同蒲以東，平漢以西，正太以北，除開應縣，陽原，懷來，涿鹿，易縣，完縣，蒲縣這些城市外，已經統統地打成一片了。在這個邊區內包括河北的平山，靈壽，唐縣（十月二十五日克復），曲陽（十月十八日克復），阜平，涞源，察哈爾的蔚縣（十月二十六日克復），山西的廣靈，靈邱（十月二十五日克復）。這些縣份，以這個邊區做中心，我們挺進隊的東北支隊曾經不斷的襲擊平漢沿線的敵人。十月十九日克復平漢綫西的行唐時，曾經俘獲偽縣長和財政局長，二十五日又佔領石家莊以北二十英里的靈壽縣，二十六日攻克保定以南的清風店車站，二十九日再下定縣，切斷敵人的交通綫，十一月的中間又襲擊平漢綫上的于家莊和贊皇車站。這些英勇的戰鬥成績，如果能夠和陣地戰巧妙地聯繫起來，北戰場的形勢馬上就會轉好過來的。

【三】河北平原區 我們已經說過，敵人據點據綫式的進攻，沒有可能做到平面性的發展。河北平原的民衆，一方面鑒於敵軍的姦淫擄掠，他方面利用了敵人的弱點，於是便發動了大規模的遊擊戰。

萬部的呂團，自從某軍沿平漢綫撤退後，仍然留在敵人的後方，會合當地的民衆，作大規模遊擊戰爭，現在已經克復了深澤，博野，蠡縣，高陽，任邱，安平，安國等十餘縣，建立了縣政府，恢復了黨部，聯絡附近的零星遊擊部隊活動。堯山區過去一年多利用『守望丁』的名義，訓練了三萬多的武裝民衆，這些民衆當敵人的零星部隊到達時，曾經解決了不少。現在除開一部份已經編爲豫北遊擊第一大隊，直接參加作戰外，其餘的大部還留在敵人的後方，作牽制襲擊的活動。他們的領袖張××，曾經提出了兩句口號，『人人要受軍訓，保鄉保家，人人自備槍枝，發揚八月十五殺鞑子的精神。』冀南的遊擊隊也在積極地組織中，收復成安時，是一百多的遊擊部隊，解決二千多的敵軍，俘獲二百多人。大名附近的民軍領袖七十老翁孫×，已經領

導該地的民衆起來抗敵了。

【四】冀豫晉邊區 冀豫晉三省接壤的地帶，太行山脈，嵯峨疊峯，迤延達千餘里，在形勢上是一個最好遊擊區域。太行區在保衛豫北冀南的任務上，佔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對於挽回西戰場的頹勢，阻止敵人犯晉南上，更有重大的意義。

磁州的民軍，自從邯鄲失陷後，就集中在磁西四十里的彭城鎮，以後逐漸擴張，增加到人槍數千。這一部分隊伍不久就改編成了河北第十四遊擊支隊，活躍於邯鄲磁縣的沿鐵路綫一帶。他們在薛××的領導下，先後抄襲光祿磁縣車站，獲得勝利。現在磁縣城內雖然還爲敵人盤據，但四郊及多數鄉村却在我們遊擊部隊的控制下，磁縣城外的縣政府，依然安全的存在着。最近邯鄲敵機場兩度被我襲擊，焚燒敵機十餘架，汽油千餘箱，一部分是遊擊部隊，然而重要的還是當地民衆的協助，無怪乎事後敵人要大肆屠殺當地的民衆了。

此外我們以遊擊戰著稱的林×部，已經開抵了晉東南的山中，孫×的部隊也在太行山附近活動着，太行區已經佈置了鐵桶似的陣綫。

【五】豫北區 豫北民衆動員委員會正在以「發動遊擊戰保衛家鄉」「發動遊擊戰抗戰到底」的口號，號召着豫北二十餘縣的民衆。戰區和附近戰區的民衆已經逐漸在統一的領導下發動起來。安陽的民團和壯丁隊曾經解決過城東北的敵人，炸毀了四輛坦克車，孫×部的游擊隊共二千多人，在城北屢次擊敵軍，劉張龍等部義勇軍也在境內活動着，臨漳志士彭××曾經率衆克復過縣城，林縣武安湯陰涉縣等地的民衆統統地起來了，豫北戰區或附近戰區的鄉村中，「聯莊抗日會」普遍地發展着，豫北各地的綠林豪傑水陸英雄也在紛紛投誠，矢忠抗敵。敵人假如再要繼續南進，這些遊擊的支流更會迅速地匯合起來，予以最致命的打擊。

這是去年十二月以前的事實。近幾月來，南京，濟南，太原，臨汾相繼失陷了，華北的抗戰已更廣大地在展開，民衆已更普遍更嚴重地受到敵人的蹂躪，因之，平漢綫的遊擊

武力，必已擴大了多多；但上述各方情形，已足使我們明瞭四五個月以前華北遊擊潮流的浩蕩了。

再就華北遊擊隊的單位之多與散佈之廣觀察，更可以了解目前華北遊擊戰鬥的普及情形。據方正君在河北民軍的陣容一文（時事類編特刊第八期）所說，三個月以前，華北遊擊隊的單位，約略估計，至少有下述十六個：

- 1 第八路軍的遊擊隊；
- 2 河北民軍；
- 3 孫殿英統率的冀察遊擊隊；
- 4 張軫統率的豫北遊擊隊；
- 5 豫北義勇軍；
- 6 劉桂堂反正部隊形成的遊擊隊；
- 7 平西楊博民趙勳統率的掃日正義軍；
- 8 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

- 9 各正規軍留在戰區集合而成的遊擊隊；
- 10 各地土匪轉變而成的遊擊隊；
- 11 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敢死隊；
- 12 康澤所統率的別動隊；
- 13 方覺慧所統率的民團；
- 14 馬占山所統率的綏遠挺進軍；
- 15 退却下來的游散正規軍尚未集合的遊擊隊；
- 16 可能參加尚未實現的反正部隊的遊擊隊。

除此以外，遊擊單位當然還有很多，例如最近常見報端的魯東南的遊擊隊，魯西北 范築先領導的遊擊組織，與徐海一帶的民團組織等等。這些民衆武裝組織，或是近幾個月新生的，或是從舊有武裝蛻變而成的，但都是抗日高潮之下的產兒，都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條件所要求的，都表示我們民族不甘作奴隸的決心，都表示遊擊浪潮還在高漲。這種力量如果能順利地正當地生長，必能使日本帝國主義片甲不回。

自然，各地遊擊隊多因爲成分複雜，政治訓練低下，以及給養與紀律諸問題，很有極須改善之處；然就全國大勢看去，目前的遊擊潮流之汹涌與氾濫，無疑是民族達到完全解決的最可靠的出路。因此，我們盼望目前的遊擊浪潮，更加擴大，無限擴大，並必須在成爲民衆武力的最高目標下自由擴大，直到中國民族成爲自己的真正主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編者。

目次

一個角落的戰士們·····	駿馬·····	一
北平西山遊擊隊·····	未名·····	一〇
夜行軍·····	碧野·····	二〇
冀南遊擊隊·····	李素若·····	二六
遊擊戰爭在山西·····	化邨·····	三一
平型關戰鬥前後·····	蕭向榮·····	四〇
遊擊縣長及遊擊隊·····	尤靈·····	五九
山東的西北角·····	北鷗·····	六七
記一位華北遊擊隊領袖·····	陳斯英·····	七四
獻身遊擊隊的教授·····	大河·····	八二

民族的母親·····	于逸凡···八六
訪問豫北女遊擊隊·····	四德···九一

一個角落的戰士們

一 踏上了流亡的征途

在一個寂寂的角落裏，誰也不知道而且不會想到仍有一羣想支持華北實際抗戰的學生們，——在沉寂的華北唯一的難能可貴的最大學生集團。

是夜間，一個暗淡的夜間，全校佈滿了緊張悲憤的空氣，每個人被激昂慷慨壓迫的喘不過氣來，堂外主任含着淚斷續的說：『敵人的壓迫使我們已經不得不離開這裏，——這裏是我們的家鄉，我們的母校，我們校長經營的一生的心血，……現在我們不得不離開母校，離開家鄉，……』這聲音萬分的懷慘悲憤，不能再繼續說下去。每個人積鬱煩悶的心，被這幾句話的感動提示，更加強了他們的痛苦，整個的心好像要跳出來，幾口鮮血好像在胸中蠕動，幾乎暈倒在地上；終於，……終於忍不住眼中的熱淚，一滴一滴的



掉了下來。嗚咽的聲音痛澈了每個人的心肝，四周靜悄悄的只一陣小風過來，吹的樹葉沙沙作響，好像奏着亡國奴的交響樂，意外的刺耳悲涼；天上的微星，苟延殘喘的眨着眼睛好像爲我們掉淚。靜，靜，靜的要死，意外的空虛，而他們胸中却裝滿了悲哀，這時只聽到自己呼吸的聲音，血循環的聲音與大家啜泣的聲音。

『這是敵人給我們的教訓，只要我們不忘今日，努力自強，或者有回到母校，回到故鄉的一天，……』悲壯激憤籠罩了全個操場。

走出校門，不約而同的用含着淚的眼，悲慘的，誠懇的，仔細的，對着校門的每一個磚瓦花紋凝視，心裏顛顛的說：『別了母校，……別了故鄉！……』

這就叫亡了國嗎！真有些莫名其妙。

大都是這樣的經歷，或者是從敵人飛機翼下逃出來的餘生，我們已經有一千多個高中以上的同志。

說來好像是夢中，因爲過於憤懣，雖然徒步走了一千多里，但竟忘去了跋涉的痛苦，那一夜裏爲了與民訓幹部養成所會合，連夜走了一百二十里，又一次曾經三天沒有

吃飯。苦嗎！餓嗎！糊裏糊塗一點也不覺得。只覺得非常的慚愧，這逃跑是多麼可恥，多麼沒有出息，然而我們一枝槍也沒有，妙手空空又當如何呢。一個同學好似瘋狂的說：『報國雖有志，手無寸鐵何！』引起了人們不少的傷感，敵人啊！回頭見吧！

十幾歲的小學生也跟了我們出來，焦黃的面皮又掩蓋上一層泥土，營養失調，疲勞過度，顯着分外的可憐。我真不忍再看他們那種樣子，跛着兩脚一拐一拐的走着，皺着眉，咬着牙，忍着痛苦，飢餓……

『累吧，小朋友！』他們總以無力的眼光，含着英勇的淚，誠懇的看你一眼，回答一聲『不！』

啊，可憐的小朋友們，可敬的小朋友們，你們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中華民族的救星，我不禁掉幾點熱淚，歡呼着中華民族萬歲！

爬過一個山頭，又是一個山峯，脚下的石子使腳掌疼痛難當，四面是山，望不見邊的層層疊疊的山，近處都是些崢嶸的大石山崖，幾乎使人忘記置身於甚麼地方了。偉大呀，山！不可思議的偉大呀。行走在曲折的羊腸小路上，下面是無底的深谷，稍微一

偏，便會有性命的危險，即使稍不小心絆倒在大石上，也會使你腦漿迸流的。那一夜，——一個恐怖的夜，爲了繞過我們天然壁壘的漳河，而又必須達到目的地的緣故，於是便發生了這一幕恐怖的惡劇。

太陽下山了，一羣人尙且在不知邊緣的山中蠕動。疲乏飢餓包圍了每一個人，方向是迷失了，更尋不着了道路，夜之黑幕帶來了無限的恐怖，突兀的山峯，迂迴的崗巒，起起伏伏，給同學莫大的威脅。沒有法，走吧！衝出這萬山叢中！

一隻手拉着前面人的衣襟，一隻手索摸着道路，扶着大石，好像瞎子的慣技一般，于是成了一個彎彎曲曲的縱隊，謹慎的輕移着脚步，仔細的看着道路，口裏還不止的喊着小心，小心。曲曲折折的上了一峯又是一峯，爬過一個山嶺，又是一個山嶺，這些人的命運便決定於每一個脚步。夜仍舊張了他的黑幕，一點兒聲響都沒有，只不過這一羣渺小的動物在蠕動罷了。

『這是甚麼！』

一種驚奇的聲音，使人們的精神重新振奮，留心看時，旁邊一堆黑黝黝的東西，都

是些腳踏車包裹之類，——爲了疲倦，才把三個人拉着，一個人推着腳踏車和僅有財產包裹棄掉，這對於他們等於宣告死刑的。

『不要了！』

一個同學被這車子的提示，引誘，堅決的把一個僅有的小包裹投到山谷裏去。然而包裹是慢慢的下去了，可是並沒有一點回響，各個同學對這山谷的深，莫名其妙的推測着。

道路愈加艱險，月光暗淡的照在山上，心裏才慢慢的平靜下去。

轟！碎！

兩個前後相連的驢子掉到下面的河裏去，每個同學都睜大了眼睛，驚愕的發出惋惜的聲音問道：『是……是誰！』

這樣，他們上山下山，一步一步的到了華北的天然野堡——山西的×地去。

二 展開了艱苦的偉大事業

環境過度的壓迫，使他們燃起了胸中復讐的烈火，憶起了可愛的家鄉，慈祥的父母，夢寐之中，這種衝動也會猛烈的浮現的。『……這是敵人給我們的一種教訓，只要我們不忘今日，努力自強，或者有回到母校回到家鄉的一天，……』時時盤據在他們腦子裏囑喻作響，呀，回家去，打回故鄉去。

由於這種猛烈的潛伏意識作祟，他們是如何的努力呀，瘋狂似的努力。

夜仍舊繼續着他們甜蜜的美夢，全個宇宙間聽不見一點聲息，夜之黑幕籠罩了四周。起伏的土山，憧憬的顯示出一個輪廓。靜，靜，一切都入於沉醉的死的狀態，……那邊，……在那邊的山上，隱約的，模糊的，疾如飛鳥的，漫山遍野的黑影在閃動，越過了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一個土崗又一土崗——啊，誰會想到北國的學生，會在這寂寂的角落裏，可憐的，英勇的鍊練身手，實際抗敵，連續爬幾個山頭是他們的慣技，跳下一丈多深的山溝如履平地一般。山，成了他們寄託生命的所在，中國生命寄託的所在。

在北國裏，老久就是以冷著名的，尤其是在北國的屋脊太行山——華北生命寄託的

源泉所在，其冷更非他處人所能想到。尖利的山風，從剌斜裏吹過來，滑過了山石，枯草，瘦木，發出忽哨忽哨的聲音；經過了稀疏的老松，發出一種洪大無朋的松濤。不要說站在風裏會使你失去知覺，即使躲在屋內，也會使你驚心動魄的。當地的土人，早已穿了皮衣，躲在全國唯一的大火爐旁，一步也不敢走出屋門，而他們却仍舊穿着單衣。與常人無異的皮膚，起了很多的裂痕，耳朵成了膿瘡，腳上開了無數運河，但是冷呀，難過呀，激起了他們抵抗的勇氣。

還冷嗎？再來八個山頭！

每當早晨爬山歸來的時候，肩膀上，胸膛上，結滿了一層臭汗所結成的冰，一把一把的輕輕用手向下抓。心裏雖然有些酸楚，但是我們的生命，就寄託在這光榮的冰上。

「冷吧，老總！」純真的老百姓，總拿這光榮的名詞加到我們頭上，他們因了我們血肉的感動，激起了他們的天良，同情的，親切的問。

這一問不大要緊，幾乎使人掉下淚來。雖然睜大了眼睛，忍住眼中的淚，堅決的回答一聲「不！」但這堅決的回答裏，却含了不可言喻的感情作用，——慢慢的，慢慢

的，心中才釋然了，肩上好似反而担著無上的光榮。

真的，誰不知道他們能夠出人意外的吃苦耐勞，別人不能吃的飯，不能睡的濕地，不能抵抗的冷，不能爬的山，他們都能甘之若飴，行之若素，獨具了別人所沒有的身手。倭寇呀！等這些新的生命向你們索還我們的華北吧！

的確他們有絕大的自信力，自信能夠支撐華北的危局，他們下了最大決心，與華北共存亡。他們有堅強的組織，正確的認識，良好的軍事人才，而最不可多得的是得着了賢明的領導者，果敢，強幹，堅苦卓絕的領導者，這對於他們的事業是有絕大裨益的。

但最重要的，是得着了民衆協助與擁護。誰不知道民衆是貪圖微利的，但是由於這一羣人血肉的感動，民衆自動的爲他們做了近千數的棉衣，自動給他們縫補破衣破襪。

漸漸的，漸漸的，集合了流亡的同鄉自衛團們，已經有數萬人，分佈在津浦，平漢各處，幾次的襲擊敵人，曾予敵人以深重的巨創，克復過不少的重要城市。但是我們的賢明的領導者說：『我們一方面與敵人用頭顱和血相周旋，一方面不斷的製造新生命。……』現在他們除良好的專門軍事人才外，另外有晉綏軍官教導團的學生數百人，

一千多基本幹部，及現在正在訓練之中的三千多下級幹部。

太行山，華北生命的源泉，在這裏蘊藏了民族復興的種子，懷抱着華北抗戰唯一的勁旅。他們準備在這裏發動整個民衆，發動豫冀全面的游擊戰爭，進據河南河北，退守山西南部，他們很可能的發起這一種偉大事業。在河北的磁縣已有了很大的收穫，我們的第十四游擊支隊，就是由他們的努力而產生的。平漢線大名等十餘縣成績更爲卓著；石家莊附近的元氏等縣，已派往大批幹部及大量部隊，開始組織民衆，及實際游擊戰爭。津浦線也有相當的收穫。這不過是他們小小的嘗試，正式的組織民衆，及大量的游擊戰爭，這就要開始了。

賢明的領導者說：『我們不宣傳，不說空話，發表兩個組織大綱，幾個夢想的計劃，那是可恥的事，我們要埋頭苦幹，真實兌現，……』這是他的一向的主張。

敵人啊！你以爲華北容易的拿到手嗎！錯了，請你恭敬敬的文還我們吧！

中國人，怒吼吧！展開我們的全面的全民戰爭！（時事類編特刊第八期）

北平西山遊擊隊

這篇通訊是一個不署名的讀者寄給文摘的。在文章後面寫着 *Very secretly written, The facts true* (於極度秘密中寫成，皆係事實) 幾句英文，還附了一幅隨手畫成的簡略地圖。從挺秀的筆蹟和優美的文字看來，作者大概是一個大學生，是西山遊擊隊的一員。他們爲了爭取民族的解放，英勇地予暴敵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在這裏向他們遙致無窮的敬意。——編者

秋陽暖暖地，高粱已經被強迫着收割了，日光祇照着空泥地。藍天沒有一絲兒雲，風緩緩地吹紅了西山的樹葉，可是再也沒有人去欣賞。

從黑龍潭(一)經溫泉(二)至北安河(三)是他們的根據地，鮮明的旗幟在山谷中飄揚，隊伍的最前哨在香山和臥佛寺(四)的山坡上，握着步槍，從樹林的間隙中作監視的遙望。刺刀插在槍桿上，他們低低地哼進行曲的嫺熟的歌調，嘴裏嚼着半熟的老玉米粉

的窩窩頭。雲霞映紅了他們的臉額像在燒，更染紅了霜林楓葉如醉。他們不以今晚的敵人大攻擊爲可怕，而反覺得能夠殺的興奮。

藏在光明後面的黑暗慢慢地爬上了山脚，黑龍潭和溫泉的部隊都已準備在樹林中迎敵。從北安河運來了幾架重機關槍和輕機關槍已經在土堆旁裝置好了，沿着山是廣大的遊擊散兵線。

北安河的部隊繞着山路向前進行，經過的鄉村熟睡了。偏僻的大小村莊早已被自救的歌聲喚醒，很少有年青的壯丁留在泥土房裏的坑上。

『脚步和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的歌音在空谷隨風跳蕩，廣大的隊伍向前進。

探照燈從遠處射來，怎能發現隱蔽在樹林中間的前哨。縱隊改成散兵線，還是在前進。夜走得很慢，等着敵人像候情侶般地焦急。

從北平城內，從西苑（五），從清華大學（六），有太陽旗幟的坦克車砲車出動了，馬隊和步兵同時向西前進。他們戰戰兢兢地在黑暗中走，裝甲車在前領路。白天早已用飛機去視察過，而且用飛機去散過安民的傳單，可是在晚上，他們依舊認不清路徑。

到了青龍橋（七），西山的餘脈已經在眼前，他們不前進了——也是不敢前進。因為黑暗中他們望不到什麼，就嚷着『敵已消滅』向後轉了。

在樹林中隱蔽着的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望見敵人來了，情緒緊張着。可是那些槍靶太遠，他們步槍是達不到的。他們的迫擊砲在黑山尾（八）的陣地裏，所以讓敵人沒有死傷地回去了。

在敵人的歸途中，第一步游擊戰開始。

一小隊抄山路伏在大路的田徑中，泥屋旁架着一挺輕機關槍，敵軍回來的時候讓他們過去，等到他們剛走完最後一隊時，輕機關槍喀喀地在黑暗中叫起來。敵軍的隊伍立刻混亂了，他們的最後部隊死傷的都躺在大道上。因為坦克車在最前面，來不及趕回來橫衝直撞。整個大部隊立刻向泥房作戰，而奴隸們早已繞到別處去了，讓一架輕機關槍躺在泥堆上，把二件衣服放在機槍旁，裝着有人在施用這武器。整個部隊嚷着罵着，專注意力于泥房，他們十幾挺機關槍以泥房為目標射擊。繼續着二十分鐘，他們預備用重砲和迫擊砲來轟擊這泥堆，可是他們發現泥堆上的機關槍已不在施放了。

部隊已經調定預備和泥房作殊死戰，可是發現他們部隊中間的重機關槍少了四挺，子彈箱不見了五個，一輛在坦克車後面的載重卡車也不見了。慌慌忙忙地收拾了屍體和槍傷者，向後轉了。

第二天，太陽照在大道上的血跡，偶而有路過的人，也不知道是獸血還是人血。

泥房的頂上已經破碎了，一架輕機關槍早已破壞。四架飛機標幟着太陽旗的在泥房上旋轉，終於丟下了輕量炸彈。四架飛機交換着擲炸彈，炸彈爆炸得很少，大多數落在高粱已收穫了的鬆土上。飛機上的機關槍向着泥土堆掃射，使泥房多增加了幾個碎洞。飛機又來了三架，在圓明園的廢墟(九)旁的土堆上用機關槍猛烈地掃射。子彈穿進泥土裏，沒有聲息。

正午，騎兵隊和步兵不斷地向西山前進，坦克車密密地在大道上爬，他們在香山附近發現了昨天會有義勇軍步哨的痕跡，他們不前進了，而且後退。馬隊無聊地在山徑上緩行，步兵憩在山麓，幾千人在西山停駐着，他們似乎在舉行野遊，也似乎來香山一盼紅葉。

十月的從遠遠的沙漠來的西北風，吹走了太陽，括下了黃葉像五月的蝴蝶。淺溪澗也會掀起微波，間歇地向有綠苔的岩石猛擊，濺着水珠和白沫。

一部分騎兵和步兵回去休息了，換來了生力軍。

曾在蘆溝橋『果敢』『勇猛』『壯烈』『奮戰復奮戰』(十)的部隊也到達了西山，可是一到天黑，他們也和其他部隊回營了。

傍晚的西山還是靜靜地，沒有蟲聲，沒有鐵騎之音，祇有沙漠風括在樹葉上，發出怪聲的呼嘯。在黑龍潭的一個別墅裏，在關軍事幹部會議，報告昨晚以輕機關槍一架換來好些軍械的經過。他們決定在黑龍潭的附近築堅固工事，因為西山是不能築陣地的。一致的決議，黑龍潭是他們正式抗敵的根據地；他們料想這淺淺的黑水邊必定會展開大戰。

『我們要建設大眾的國防，大眾起來武裝！』的歌聲雄壯地在獲得的戰利品旁響着，嚼着農家送來的窩窩頭，他們感覺到殺敵的使命更重大了。

天黑到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風停止了。可是握着槍的手凍得有點麻木了，換一隻

手，把他冷的手放在嘴邊，從嘴裏呼出氣來暖了一下。因為他們的心熱得將跳出來了，雖然衣服單薄，但是並不覺得十分寒冷。

黑龍潭邊的散兵綫沿長着一里多，西山紅葉旁一點沒有聲息。

太陽旗下的軍隊又出動了，經過西直門（十一）的有重砲迫擊砲和坦克車，軍用卡車上滿載着鋼盔呢衣的精銳部隊，從西苑和清華大學出發的全是騎兵和步兵——裝在卡車上的步兵。

已經是深夜了，西郊的人們被驚醒着在恐怖中，在大道上行軍的聲音中辨出來，至少有五千人參加大戰。

在黑暗中，精銳部隊的坦克車迫擊砲隊重砲隊從西直門到海甸（十二），費了二小時，精銳部隊的隊長問着領路的巡警。

「到了匪窩沒有？」

巡警的回答是還差得遠。

在西苑附近，精銳部隊會合了駐在清華大學和西苑的大隊，又浩浩蕩蕩地前進了。

到達青龍橋的山坡下，山和田野黑得可怕，又問巡警了：

『匪窩到了嗎？』

回答還是差得遠。

精銳部隊的隊長懷疑巡警的話是假的，並且害怕那些利害的『匪』來突襲後方。他把這領路的巡警用皮帶細起來，七寸的手槍接着『地方維持會』特派領路警的證章上，強迫要這年青的巡警說出匪窩在那裏。

巡警的回答還是差得遠。他不顧手槍在他的胸口上。

精銳部隊的隊長發表談話：

『前進必有危險！入匪窩受損失太大。』

召集重要長官談話的結果，匪窩必離此不遠，不必用步兵和騎兵前剿，決定用迫擊砲與重砲轟匪窩。

他們假想匪窩必在山後，于是就佈好砲兵陣地，向山後發砲了。騎兵步兵坦克車都向後走了，剩着砲兵似乎有目標地放砲。他們奇怪砲發出後很少有爆炸的聲音，但是他

們還是把砲彈向山後的低地的水田裏射。不知道放了多少發，砲兵以爲沒有步兵的連絡是有危險的，也就立刻向後轉了。

黑暗剛被晨曦代替的時候，西山靜悄悄地，黑龍潭的散兵纔開始熱鬧，他們奇怪什麼昨晚會有單聲的砲響。

西郊道上很靜寂，青龍橋邊全是動物的糞和動物行走過的痕跡。泥土地縱橫着重量車的軌型。

當天的英文『北平新聞』(十三)上登載着：『日軍五千用新式武器戰便衣隊。』
華文報(十四)上登載着：

平郊匪賊蠢動

綁去肉票二名

日軍澈底討伐中

數月前，北平近郊西山附近，有多數賊匪蠢動；自此次事變以來，二十九軍以及通州叛亂保安隊等之殘餘敗兵多與之合流，人數達二千餘衆，武器亦攜

有機關槍，迫擊砲等近代武器，搶劫村舍，綁架富豪，此種行爲，殆全爲天
地所最不容之罪惡。此批賊匪之頭目中，原爲東北大學教授趙桐等，率領潰
散之學生，混入衆多之赤系份子，日軍方面目前卽對其加以討罰，以保護中
外人士之生命財產，並謀北平郊外之明朗化。惟願及外人肉票之生命，截至
今日，仍極力避免討罰，而迄在研究安然返歸之策。惟鑒於最近居民屢經哀
求，又因綁去二名富紳肉票，致百萬良民生活困苦，且爲打破土匪以綁去富
紳，日軍無從下手討罰之觀念起見，與外人方面協議後，終於四日日軍××
部隊開始大事討罰。卽日討罰戰事之結果，賊匪遺棄屍體六〇具，俘虜五十
名，並有傷亡者甚多，殘敗之匪賊，均向西方山地及高地紛亂逃亡。日軍爲
期殲滅此項殘餘之逃亡匪衆，目下正繼續肅清中，外人肉票行蹤現尙不明，
目下正討究日軍救出之最善方法。

【註】（一）黑龍潭，離西直門約二十公里，該處多山有水，風景絕佳。（二）溫泉，

離黑龍潭約五公里。(二)北安河，離溫泉約五公里，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的幹部在焉。(四)香山，西山之一部分，臥佛寺，在山麓的一個大寺院，離黑龍潭約四公里。(五)西苑，前二十九軍的軍營，今爲日軍在西郊之兵營。(六)現在日軍駐守着。儀器等變成他們的戰勝紀念品，高樓大廈是他們的宿處了！那一天再能回來這學府！甯願讓牠化爲灰燼吧！破壞成廢墟吧！(七)青龍橋，頤和園和臥佛寺中間的一個山口，孤山口在牠的附近，是前二十九軍實彈演習處，有山，有礮樓。(八)黑山扈，離北安河五公里之山谷，形勢險要，是另一幹部的駐着地。(九)圓明園的廢墟，前會受砲火的轟擊而毀滅了玉砌雕垣，現在祇是土堆了，但是批遭轟炸，因爲土堆是天然的戰壕，是他們在飛機上認爲必有危險性的。(十)華文報上的字句，都從日本的『同盟社』上譯過來的，字句都是日本化的：『勇行猛烈之轟擊』。(十一)西直門，向西郊行軍必經之路。北平陷落後，西直門由日軍與中國巡警駐守。進西直門者必得檢查。當檢查的時候，中國憲兵和巡警面露着不得已的苦痛，中國人到底是中國人啊！亡國的慘痛，豈僅是失了土地！(十

(一)海甸，離西直門五公里的一小村，離黑龍潭尚有十餘公里。(十二)『北平新聞』，在淪亡了的故都唯一的新聞紙，是英人所辦；曾一度被封，但又頑強復刊。消息較真確，英文名 Peiping Chronicle (十四)華文報在鐵蹄下早已失去了自由，被強迫着存在的報，祇能登載『同盟社』的消息！

夜行軍

碧野

——由行唐到滹沱河——

幾天前的一個夜裏，我們的五百位同志纔出發繞道北上，到萊源去襲擊敵軍的右翼；想不到今天黃昏的時分，司令部又下了一個命令，叫我們的部隊向後方開拔。

將官副司令領着我們的部隊離開了馬凹村，隊伍穿過一座黑沉沉的鄉鎮，來到一道河邊的沙灘上停止了。

夜空裏可以看見濃雲在滾動，胆怯的星星被黑熊般的雲頭吞嚥去了。大野裏流溢着

靜寂和冷氣，只有前面的淺河在孤單地跳蕩着流水聲。

後面的隊伍還沒到，司令的號兵已經吹過兩遍集合號了。

我們坐在濕灘上，各人都把鞋襪脫了預備渡河。

粗矮的身影在黑暗中閃抖，這又是那位北京大學的同志在活動了。他日間才從九十里地外帶來四五位女同志，還沒歇足，這邊就又出發了；可是他一點也不感到疲勞。現在他又低壓着嗓音，述說着北平近郊的別動隊光榮的成績。

「噫，知道麼？三個大隊，兩大隊老粗，一大隊學生，出沒在北平的近郊！……學生假裝日本軍官，老粗的同志們在外面埋伏，轟的一聲把北平監獄破了！……」

每顆心被堅實的嗓音震跳了，血液在周身急流，黑暗中，每雙眼睛都閃射出興奮的光。隨着便是水浪般的思想，沖撲過每人的心頭：巍巍的北平城堞仍然像從前的健朗吧，城堞下遼闊無邊的田野上，高粱葉子該是紅了，西山的紅葉也該是滿山飛舞了，茫茫的蘆花也該是白了……在西山的谷凹間，在無邊的曠野上，蘆葦叢裏，變紅的高粱地中，有着我們流動的鐵的隊伍……

吁嘖嘖……

驀地裏一陣號聲把每個浸進深思的同志驚醒。司令官的號兵剛吹過第三遍緊急集合號，黑暗中驟動的騾車，特務隊最先趕到，接着其他的部隊也陸續趕來。

游擊隊員們和押騾車的特務隊兵，一齊探着步渡河了。水流在腳底下沖激着，因為河床流沙的多，人們在水面一起一落的浮沉着。繫在沉重的兩輪大車前的騾馬們，喘出帶着汗腥的粗氣。

部隊全都渡過南邊的河岸。從黑色的雲頭灑下來濛濛的細雨，夜，更寒冷了。爲了抵禦夜寒的侵襲，隊伍大踏步的沿着汽車路行進。

細雨的迷濛中，天空的雲隙間透射下來淡微的渾黃月光，汽車路隱隱地現出黯黃色，無盡地向前延長。路兩邊的樹林仍然濃黑得像墨汁滴成的，只有那不時出現在樹林旁邊的打麥場，像水般的凝靜，現出淡青的平面。

每經過一個村莊，都聽見狗的狂吠，戰馬們也仰首迎着夜風長嘯了。在村野上行軍，因爲部隊行列的延長，農民們都從睡夢中驚醒，等到他們一探知是游擊大隊打從這

裏經過，便都爭先燒起開水來，在村坊的兩旁擺起矮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盞黃弱的油燈，和一些粗大的碗。一位老太婆一手扶在孫兒的肩上，一手提起壺把倒開水，動顫着沒牙的嘴巴：

「辛苦囉，孩子們！歇下來喝碗開水暖暖肚子吧！」

一位頭部紮了綳帶的女同志跳上前去，抓起大粗碗，骨碌骨碌地往喉嚨裏灌，接着把空碗放下，長長地吐出一口粗氣。

「謝謝，老太太。」女同志順手遞過去兩個大銅子。

老太婆把嘴巴一撇，帶着一種憤怒的神情，但立即就慈和起來：

「孩子，帶着錢在路上花吧！喝咱的白開水有啥要緊呢？要不是你們趕夜路，咱真想回家去煮一桶高粱粥來給你們喝呵！……」老太婆一邊說，一邊伸出顫動着的手撫摸女同志的頭髮，當她的手一觸到綳帶的時候，便把手一停，在黃弱的油燈下她眯着昏花的老眼細瞧：

「孩子，你爲什麼用布裹住頭呢？」

「唉，老太太，我的頭是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了呵！」

老太太爲一種悲哀和憤恨的情緒激動了，那隻顫抖的手更溫柔地重新撫摸着那女同志受了傷的頭，眼睛望着黑暗的遠方：

「呵！日本鬼子，這些兇煞的瘟物！」

站在矮桌旁的幾個農夫，也爲這種情景感動，憤怒的火燄把他們焚燒了，他們瞪着眼睛，捲起袖口。一個高壯的農夫把拳頭重重地向桌子一擊，昏弱的燈光驚得一跳，碗兒們也嚇得互相碰頭。

「操他奶奶，做日本龜孫子！」

那位頭繫綳帶的女同志，飛快地投進隊伍裏來，就像一個鐵錘打在鋼鋸上，整個隊伍拉着嗓音唱起來了：

我們的隊伍似奔潮，

我們的心在狂跳！

用我們的熱血淹沒敵人的狂暴！

用我們的吼聲震起世界的明朝！

.....

壯烈的出發號音又隨風吹送過來，我們的隊伍又繼續在黑夜的荒野上行進了。

細雨停歇了。在一架單板橋邊，站着兩個提着馬燈的青年農夫。橋下的小溪急喘地流，在馬燈的光輝下，可以看見漂動的水草。

『過橋啦，老總，小心點囉！』每當一個中隊打這單板橋經過的時候，提着馬燈站在橋邊的這兩個青年農夫便懇切地高聲叫喚。

細雨停歇，黑色雲頭也馳散了。被雨洗滌過的天壁顯得格外清藍，星星一顆顆地冒出來，在林梢上像晶瑩的菓子，發出柔和的青光。

翻過低坡，穿過高粱地，踏着彎曲的田塍……我們的隊伍繼續地走了三十里，終於在一片高壯而濃密的楊林裏停息了。我們各各選擇了乾草堆躺下，乾草經雨淋得有點濕潤潤的，但是跑得酸痛的兩腿，再也不允許你不把身子躺倒了。

馬又在嘶叫，但叫聲漸漸地低弱，馬兒也疲倦了。（一月二日漢口大公報）

冀南遊擊隊

李素若

冀南的遊擊隊是在民衆自衛運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以牠的素質方面，比較單純，良好。冀南遊擊隊活動的區域，北區以大名作中心，有成安，肥鄉，曲周，廣平等四縣。南區以清豐作中心，有濮陽，南樂，東明，長垣等四縣。在這兩大區域內，又劃出四個中心區，就是濮陽的井店鎮；南樂的梁村，翟村；大名的楊家橋；成安的漳河店。遊擊隊大部份散在各區域內，潛藏與掩蔽在一般的民衆自衛組織當中。現在已經集合起來，對敵人作戰。在清豐縣城北古城集有八百餘人，大名與成安之間的有五百餘人。

冀南遊擊隊的組成，短短的只有兩個月期間。所以牠對敵人的作戰，與各方面的實際經驗，都是不夠。再者，敵人自佔領大名所屬各縣之後，歸裝偽軍駐守，該部留居城內，很少到城外四鄉活動；同時，因為遊擊隊自身力量薄弱，又難以向城市敵人進攻，

而且在戰略上講，游擊隊爲避免重大的無謂犧牲，實際上也沒有攻城之必要。因此，冀南游擊隊對敵的機會更加少了。在近兩月來，對敵作戰規範較大而值得敘述的有二次：

第一次：是上月三四號，敵人自攻陷河南安陽之後，蒙僞軍便向平漢路的右翼永年，成安一帶進犯。當敵人迫近成安的時候，就遭到縣城附近村莊裏我們游擊隊的襲擊了。原來敵人不知道大名一帶游擊隊的活動，無論進擾什麼地方，總是疏忽的，很大的。那知道在成安近郊，便吃了我們游擊隊的苦頭。我們成安區的游擊隊，自從探聽到敵人進犯成安縣城的消息，便集合而潛伏在縣城周圍的鄉村裏面，待敵人過了鄉村，快到西關的時候，我們的游擊隊在敵人的背後，集中步槍射擊了。敵人在絲毫沒有準備的時節，猝然遭到游擊隊的襲擊，自己先亂了陣營，有的當時被擊斃了，所餘的大部份竄進城內去了——縣長聞風先逃了，故成安縣城當時只是一座空城。——在敵人進城未立住腳步時，游擊隊又攻進南門了。敵人聞訊之後，希圖從北門逃竄，豈知成安縣是沒有北門的，這一下敵人便遭到很大的打擊，結果被殺死有一百多名。游擊隊得到了勝

利，真是瘋狂般歡舞着。以爲敵人遭到這次打擊以後，不敢馬上再來進犯的。那知道敵人很快把永年廣平匪軍集合起來，又向成安進攻了。我們游擊隊的力量本來薄弱，沒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再加着敵人事前已有準備，結果游擊隊的一部份戰鬥員被犧牲了，有六十個鄉村被燒了，有一部份農民亦被敵人慘殺了。這次失敗，明顯的錯誤是：沒有很靈活的去應用游擊戰術，沒有採用『避實就虛』，『飄忽不定』的原則，事前未作有計劃的退却，或是『由整化零』的潛伏在各個鄉村裏。

第二次：是上月十三四號，敵人進攻大名，由廣平沿平大公路前進的時候。我們的游擊隊，事前就伏在公路兩旁的鄉村裏邊，如謝家寨，干寨，場家橋一帶。待敵人走過之後，游擊隊即開始追擊了，附近四外村莊散佈着的游擊隊，亦來包圍進剿了。可惜那一帶都是大平原，很少有可以隱蔽伏藏的地方，再則，游擊隊人數過多，約有三四百人，目標太大。於是，敵人便用騎兵猛衝，與集中砲火射擊，終久把我們的游擊隊衝散了。結果受了相當的損失。根據這一次經驗，我們深切的瞭解到：游擊隊爲要達到進退迅速，動作敏捷的任務，必須化作較小的單位，至多不過三四十人，以十二三個人最

爲合適。惟有這樣，方能做到『飄忽不定』，『出沒無常』。如果沒有小單位而精練的游擊隊，恐怕很難作得到吧。

第二次：是上次國軍反攻大名的時候。當時我們的游擊隊，也參加到裏邊，與國軍配合着攻取大名，游擊隊所担任的是城防南關。前後一共進攻過七次。每一次雖然都是英勇的衝鋒，每一個戰鬥員雖然都抱着最後犧牲的決心，所得的效果是很小的，並不能動搖敵人所佔據城池。反之，游擊隊自身受到的損失，比較上兩次作戰，要大得多了。這固然因爲敵人防禦工事堅固，與武器精良，最嚴重錯誤，就是大部份戰鬥員，只憑一時的情感衝動，完全爲主觀上英勇所支配，忽視游擊戰術的巧妙的運用，在配合主力軍作戰的時候，與敵人打硬仗。須知道游擊隊的主要任務，在襲擊敵人，牽掣敵人，擾亂敵人，威脅敵人等等；若與正規軍配備起來去作戰則是可以的，如果也如同正規軍一樣，對敵人採用對壘的陣地戰，那就不免要吃虧了。這種寶貴的教訓，由大名攻城一戰，深切地把握着了。

冀南游擊隊，除了以上所說的幾點之外，其餘都是零星的接觸，如破壞敵人的交

通，擾亂敵人的後方，截奪敵人的給養。據報載此次我軍克復清豐，南樂，大名各縣，當地的游擊隊出力最大。不過，此因為這次沒有親身參加，所以在此不能詳加追述了。

我們游擊隊作戰的經驗，雖是很薄弱的，可是，我們如果能依據已得的經驗，正確地加以應用，相信種種的困難可以逐漸克服下去，為該區的游擊戰爭打開廣大的前途。現在綜括我們以往的經驗：

第一：游擊戰術的理論，不是在書本上與課堂裏，只有在艱苦的實際行動當中學習得到。也唯有靠着實際游擊戰鬥經驗積累，才能更正確地巧妙地發揮游擊戰術的作用。

第二：在華北大平原裏，游擊隊對敵人作戰，為發揮游擊戰術的最大效力，避免敵人集中砲火轟擊，單位愈小愈好，以十二三人為最好。

第三：為使小單位游擊部隊獨立作戰，與加強每個小單位游擊隊的戰鬥力，必須提高政治教育，絕對遵守紀律。

第四：游擊隊須有廣大的民衆來作後援與掩護，然後游擊戰爭方有開展的前途。所以游擊隊的主要任務，除去作戰而外，必須積極的去發動民衆組訓工作。

以上四點的教訓，也正是我們現在與今後努力進行的方針。不過，冀南的游擊組織，現在處於艱苦的鬥爭之中，希望全國各界各救亡團體不時的予以精神上或物質上的援助！（時事類編特刊第八期）

遊擊戰爭在山西

化邨

開始

八路軍是八月二十三日由陝北出發的，九月中才到晉北的前線，這是因為山西的交通工具太洩氣了。同蒲鐵路每一列車，最多祇能運輸一營的軍隊，行車的速度，最高紀錄每小時沒有超過二十華里，中途間或還不免於出軌或者機車拋錨的事故，所以從風陵渡口到雁門關內的原平，距離雖祇一千五六百里，可是走起來，起碼八九大工夫。那時晉北的戰爭已經由天鎮展至大同，前線上兄弟們望眼欲穿的增援的生力軍，爲了輸送的

遲緩，始終沒有應時趕到，直到大同失守，敵人進逼雁門關的時候，他們才有和日本強盜見面的機會。第一次會面就是聲震全國的平型關大戰。在九月二十五日那天，敵人著名的坂垣師團的第十和第二十二聯隊等等，以為山西北部已經可以長驅直入了，便浩浩蕩蕩地向平型關攻來，在小寨村這個地方，與我們八路軍會面了。這個地方兩面皆山，中間夾着一條十里長溝，我們的戰士突然從側面出現了！這是敵人夢想不到的，立即迅速地散開把他們緊緊地包圍了，頑強而蠢笨的敵人，幻想作困獸之鬥，不過已經進入口袋陣，成了甕中之蠶，由於地形的限制，重武器無法運用，又無法沖擊，那末祇有聽我們處置了。在包圍形式完成以後，本想把他們一起繳械，全部俘虜，可是他們頑強抵抗，拒不繳槍。沒有辦法，祇好把它們全數殲滅。這是山西我們遊擊戰士第一次遇到的日本的軍需輸送隊，消滅的敵兵是一個旅團，得到的東西有坦克車，裝甲車及摩托車等，合共七十四輛，另有軍用地圖及重要文件。俘獲的新式槍枝，都給我們戰士換了，笨重的戰車，無法運走，祇有全部燒掉。敵軍死傷在五千人以上。這次勝利，是因為我們行軍的機密和神速，同時利用山地推擊，敵人是無法施其技的了。不過有件美中不足

的事，就是其他友軍，沒有配合起來一致行動，以致有一部敵人，從蔡家峪方面遁去。倘若左翼友軍能夠同時進剿，則敵人此役之傷亡當在萬人以上。

八路軍怎樣打擊日本強盜？

敵人自從在平型關受了重創以後，再未敢從這路進兵。便改道進攻茹越口，不幸被其突破，以致繁峙，代縣相繼陷落，而雁門關的天險也失效了。晉北的戰線，便轉移到崞縣，原平，以至最後推移到忻口。八路軍在這一階段上的戰略，主要的是配合着忻口主力陣地戰的，運用的方式是破壞敵人後方的運輸，切斷它的交通線，斷絕它的械彈和給養。這中間最膾炙人口的：一，是在楊明堡燒燬了敵機二十二架；二，是在雁門關外的大道上前後打燬了敵人的軍用汽車九百多輛。

二十二架敵機是怎樣燒燬了的？在十月中旬，正是忻口戰爭最烈的時候，敵人在前線上散佈流言，說要在九國公約開會以前，佔領太原，準備更猛烈地轟炸我們忻口的陣地和太原。在楊明堡的飛機場上，經常停留的飛機原來很少，那些日子突然有大批重轟

炸機到來。在雁門關附近活動的遊擊支隊的一個營長，每天深夜爬過幾個高山偵察敵人的機場。起初停留的祇有十架八架，他認為不值一打，直到十月十九日那天晚上，他看到那里停留着廿多架，認為襲擊的條件具備了，於是立即率領全營的戰士們出動，每人帶着六顆手榴彈，爬過了高山，在接近機場的時候，（分了二十幾組，每組破壞一架，從四面進襲，計劃決定之後，每個人都是異常堅決地去執行。）在神速的分工合作之下，二十二架飛機被打着了。這時敵人的警戒部隊趕到，雙方又開始肉搏，激戰了兩個鐘點，敵軍又有增援部隊到來。我們英勇的戰士們看到破壞敵機的任務已經完全達到，死傷的同志雖有一百多人，不必再與敵人對拚了。所以就跨越高山，連夜趕回自己的陣地。這一個神速的動作，更是敵人夢想不到的！這二十二架飛機的消滅，間接地增強在忻口担任主力的我軍。

九百多輛汽車是怎樣打毀的？八路軍在平型關大勝以後，在雁北的十八縣，展開了廣大的遊擊戰爭，東出一股收復：廣靈，靈邱，渾源，以及察哈爾省的蔚縣和河北省的涞源。西出一部相繼收復：平魯，朔縣，左雲，右玉，因此從大同到雁門唯一的通道

——同蒲鐵路北段鐵道旁的汽車路——已經處於兩面夾擊之中了。這裏最活躍的是宋支隊，他們專門破壞敵人的交通。雁北的汽車路多半迂迴在山谷裏，他們常常把正路堵塞了，另開一條通入深溝的假路，敵人的汽車風馳電掣地通過去，不知不覺地走到絕路了，等它們發覺的時候，我們埋伏在那里的戰士，已經由山頭再沖過來，手榴彈齊發，就把它們的汽車全部打毀了。敵人的汽車常是這樣被破壞的，此外走到已被燒燬了的橋上落水的，誤中地雷的，也不少。車上裏面大半是裝着械彈，給養，以及被服等等。戰士們常常吃的盡是東京運來的餅乾，罐頭牛肉，穿的是大阪製的黃呢大衣，使的是三八式機槍以及別種新式武器，白麵大米用不完的，盡量分給了當地的老百姓，以及發動起來的人民武裝自衛隊。

廣靈蔚縣一帶沒有汽車路，敵軍運輸，完全用東北四省強派來的大車。車夫都是東北的農人，他們幾年來受盡了敵人的壓迫奴役，這次又驅使他們作萬里的軍役，他們原來早已希望遇見祖國的軍隊，好連車帶馬一齊過來。這一次，機會到了，一百多輛大車，滿裝着被服和給養，押送的敵兵祇有九十幾個，在蔚縣的東北遇到八路軍的遊擊

隊。九十幾個小鬼完全給身首異處了，這一百多輛大車全套趕過來了，現在給八路軍作運輸隊。記者在晉東的某部中曾經訪問過這些老鄉，他們異常興奮地爲祖國的生存而努力。

在晉東也是一樣的。出擊晉東的遊擊隊是十月初才開到的。那時候石家莊已經去掉了，敵我正在雪花山以及舊關一帶激戰。劉部開到以後，就從側面進襲敵人的後路，於是在太行山的山脈上展開了廣大的遊擊戰爭，平山，靈壽，曲陽，阜平，紫荊關等地都被收復了，另一部南下，在昔陽境的廣陽鎮又給敵人一個很大的打擊。敵軍多數是騎兵，所以這次是以高大的洋馬和輕便的山砲，作爲獻給我們晉東遊擊軍的禮物了。這些勝利品已經運到某地，用敵人的武裝武裝自己，這些現代化的騎兵和砲兵正在訓練中，這次敵人是川岸師團，我軍對於敵人的政治工作比以前進步了，俘擄的數目比較多些。看到平型關戰爭的時候，敵人堅強拒絕繳槍，是由於言語不通和宣傳的不夠。因此在對敵工作部中，增添了日語的教授，把每個戰鬥員都教會幾句簡單的日本話，例如：『日本朋友，把槍放下，不殺你！』在包圍形式完成的時候，大家一齊喊起來。原來敵

人的不肯繳槍，不是本質上怎樣英勇，乃是受了他們上級的欺騙宣傳，以為繳槍以後還是不免一死。所以甯肯自殺，不願意做俘虜。無論怎樣，他們原來都是怕死的，後來聽到不殺他，很多就很爽快繳槍了。這些俘虜已經都運到後方，每天有會日文的，教育他們。最近在晉南某地，開過一次俘虜展覽大會，叫他們出席講演，由政治工作人員担任翻譯，——他們誠懇地說：『我們都是被迫而來的，我們都是勞苦大眾，我們是被我們政府欺騙了，我們都是人類，還是同種，不應當互相殘殺，中日兩國的兄弟們應當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軍閥！……』

地方游擊隊和失地政權

山西的環境最適於游擊隊的發展，東面橫互於冀晉之間有太行山，歷史上曾與異族鬥爭的戰場，陰山支脈的桓山綿延於北方，在南面有太行山和太岳山，在這個地理條件的下面，敵人的飛機失效了，大砲也沒用了。在敵人佔領地方，人民不堪蹂躪了，都跑到山裏，特別是冀晉邊區的太行山裏，這裏有各地不願意作奴隸的人們活躍着，千百萬

的遊擊隊組成了。這些遊擊隊和民衆打成一片，運用八路軍的經驗，學會八路軍作戰的方式，已經發展爲真正的人民的武裝。他們時時出現在平漢正太的路旁，伏擊敵人的後路，破壞敵人的交通。

失地政權的恢復，是每個遊擊隊主要的任務之一，晉北冀西，敵人雖然佔領許多縣份，可是沒有兵力防守每個縣城，每遇到遊擊隊進襲的時候，就很快地退去，留下的是敵人培植的漢奸政權，所謂『地方維持會』。主持的多半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土豪劣紳，遊擊隊到來的時候，首先消滅這個組織，沒收他們的財產，從新組織真正民主的政治機關，由地方民衆團體，推出素受衆望的人士出來負責。縣長也是選舉出來的，他不單負地方行政的責任，還要兼任地方自衛隊的隊長，所以就產生了『遊擊縣長』的名稱。地方行政和自衛的經費，是實行真正的合理負擔，有錢的出錢，再一部來源是沒收漢奸的財產。現在雁北，冀西許多縣分，雖然處在敵人的後方，可是中國人民的政權依然存在着。

游擊隊和民衆

『游擊隊是人民的武力，它和民衆的關係，正像魚和水那樣的不可分離。』四個月來在山西看到許多實際情形更覺得這話是正確的。八路軍的勝利，是完全由於他們的軍隊具有正確的政治工作制度，每個戰鬥員自覺的遵守紀律。他們的行動完全適合民衆的要求，所以民衆都自動地支持他們，援助他們，我在山西親眼看到許多軍隊抓車不到，而在八路路則不同，有許多農夫趕着車子，自願充作他們的運輸車。因為車子被一般軍隊抓去以後，不但車子會被充公，人還要永遠隨着軍隊作長期的勞役。而在八路軍方面，他們多少可以得到一些車價，同時任務完畢，一定放他們回去。這一個事實說明了他們體卹民衆的痛苦，而民衆當然肯熱烈的幫助他們。在五台以及其他接近戰區的地方，潰兵騷擾，許多百姓紛紛要求八路軍去保護他們。甚至有許多百姓把青年的婦女送到八路軍的防區裏，去求得保護。

直到今天，敵人雖然在形式上已經佔領了山西的大部，然而它佔領的祇是鐵路線公

路線和幾個城鎮，此外廣大的原野，是潛伏着廣大的武力，這廣大的武力，是敵人的飛機大砲不能征服的！（時報類編特刊第八期）

平型關戰鬥前後

蕭向榮

早晨六時，和暖的太陽，剛從山後露出了黃金色的光輝，射到那富有南方風味的瓦蓋的屋頂，照着那房屋後面的樹梢，照着人們愉快的臉面。那是多麼可愛的美麗的朝晨啊！微風一陣陣地吹拂着，襲着人們的身上，使人感覺着身上兩件薄薄的單衣，已是一點寒意！啊！又到了秋涼的天氣啦！

在本地僅有的一所國民小學校內的空坪裏，裏面靠東邊的牆根側旁，長着一株孤獨的柏樹。青蒼綠翠，傲然地獨自生存。陽光從東西照來，覆成地面很大一塊的陰影，坪

的中間，安置着一張方棹，連凳也沒有一條，在那周圍，已經集合着百餘個年輕而活潑的，個個都顯現着心情愉快的，在談談笑笑的人羣。有的手攜着手，站立在教室的門口，有的并肩坐在階前，也有的走來走去和別的人在打招呼。大家都是具着同樣的一個熱望，熱望着師長今天的報告，因此互相談論着，在猜想。

一瞬間，林師長出現在已經安置好了的方棹的旁邊。他站着，立即把所有的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臉上，身上。——『陰丹士林』的半新的軍裝，小皮帶，慈和的面孔，不高不矮中等的身材，一位年青的百戰健兒！

亂雜的，無秩序的，站着，坐着的人羣，很迅速地集合起來，挨着依次席地而坐，全場靜寂下來。

林師長回到前方，今天算是第一次和這衆人們見面，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地，歡喜地，互相低聲耳語地談論着：

『你看，胖上一些了！』

『啊，老了一點，鬍子都濃黑一些了呢！』

「還不是那樣年輕，那般和藹，和從前一樣嗎？」談着，眼睛望着他的面孔，心裏發生無限的敬愛。

沒有經過什麼形式，師長就開始說話了。他首先對着三四三旅連以上的幹部同志，講了一些別後重逢的慰勉的話之後，便開始講他昨天夜裏在陳旅長的辦公棹上準備好的報告——關於目前抗戰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及我們的戰術戰略原則的報告。聲音清晰地穿入人們的耳鼓。全場都靜寂的傾聽着，眼也不轉動的注視着。有許多人，便從口袋裏取出水筆和日記本子很注意的一面聽着，一面筆記。報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興奮着每個人的心弦。誰也沒有咳嗽一聲，來擾亂旁人的聽覺。全部的報告，大約經過了二個鐘頭。最後他說：我們現在要在這一帶地區，求得一個戰鬥，給敵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部隊一個興奮。接着他繼續說：這幾天來，我（師長自稱）正在研究着，這個仗究竟要如何打法，才能取得完滿的勝利，使我們能捉到幾千俘虜，一直往後面送去，來鼓勵民衆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信心。說着，大家都興奮得笑起來了，每個人的心裏，都希望着將要來到的勝利的第一戰，能夠很快的達到。

這時候，通訊員送了一份電報進來，師長接着在看，沈默着再把昨天才得來的一份五萬分之一地圖，仔細的看，然後便向我們宣佈：

「敵人大約有一個旅團，今日正向平型關友軍陣地進攻。我們要配合這個戰鬥。所以你們全旅，今天下午就出動，回到再莊宿營。今天的會議在此結束，馬上回去吃午飯，飯後各就駐地出發。」

掌聲像雷鳴似的鼓起來，在這緊張的空氣中，人們都站起來，異常興奮地，笑嘻嘻地，離開了會場，走出了校門。

人在動，馬在跑，電流飛速的在電話線上流轉，無線電的發電機，也被搖動着鳴鳴長鳴，許多人都收拾自己的行李——摺背包，穿草鞋，行軍水壺裝進開水，送回老百姓的門板，凳子，棹子等等，炊事員忙着辦理中午的稀飯，騾子在槽中吃草料。附近的老百姓都驚奇的望着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我們的人在解釋——我們要出發去消滅敵人，我們不拉一個民伕，不拉一隻牲口。

沿着一道東西向的山溝，向西而行。那裏誰也分不出那邊是路，那邊是河，河就是

路，路也是河的，無數的大石小石，亂雜的鋪成崎嶇不平的石地。從山溝裏流出來的水，曲折迴環地，把必經的道路，一次又一次，以至數不清的次數遮蓋起來，使人們不能不涉水而過。一條灰色的雄偉的人流，逆流而上，陽光正直射着頭頂，縮成短短的黑影在移動着。潺潺的水聲，得得的蹄聲，沙沙的步聲，嫋嫋的歌聲，互相應和着，更遠遠的從西北角上的高山背後，又不時地送來忽疏忽密的隆隆的砲聲。人們興奮着，血液在沸騰，忘記了疲勞，忘記了石頭碰在足上的痛楚，也不覺得天已經昏黑，依然三步作成一步地前進着。

二

隆隆的砲聲，依然經過許多重疊的山嶺，時隱時現地送入人們的耳鼓裏來，有時又夾着送來了轟，轟，轟，轟，的聲音，山谷被震動着，地面也被震盪着。這是飛機上拋下來的炸彈的爆炸。

這裏的百姓，大都跑走了，只剩下很少很少的幾個人。女人們，小孩子們，一個也

沒有看見。也不知道他們還是害怕敵人的飛機的光顧，或恐怕那野獸一般的敵人打到這個地方來摧殘蹂躪，還是懼怕我們的軍隊的無秩序的擾亂。我們前幾天曾經到過這個地方，那時他們大概是因為不了解我們的紀律而跑走了，後來經過我們到附近的山上，進行了許多的宣傳，并以模範的行動來實際的解釋，才把他們號召回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笑嘻嘻的回了家。有些年紀比較老的，下顎已經長着白色的鬍子的人，伸起着大拇指，向我們點頭稱道：

『活了這幾十年，從來也沒有看過像你們這樣好的軍隊！』

『呵，你們是第八路紅軍，你們真好呀！』

『是的，咱們都是一家人呢！』

因此，一籃籃的肥美的紫葡萄，金黃色的梨子，鮮紅而極其美麗可愛的沙菓，都從不遠的菓樹園裏摘回來，一挑挑的擺滿了這狹小的村街。一羣羣的人，也都圍攏起來，吵雜的在購買着。不一會的工夫，便全都賣光了，剩下了空筐，換來的一疊的鈔票，銅元。大家都異常高興。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時，他們還是一羣羣的站在道

旁，毫無驚懼的目送着我們前進。

然而，這一回重返此地時，他們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跑得個精光了，只空剩着那破舊的靜寂的古屋，依然如故。這真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戰區的工作是何等的薄弱呵！如果我們不用極大的努力來建立戰區的工作，加強戰區羣衆的領導，以轉變這一種驚人的現象，那將使我們的抗戰不可免的要感受到極大的困難——糧食無法採辦，嚮導無法僱請，運輸担架更無法解決，更那裏還談得上組織廣泛的游擊戰爭，積極的去擾亂敵人，破壞敵人，疲勞敵人，以配合軍隊的作戰呢？真的，非立即轉變不可！

早飯後，聽說陳旅長，楊團長已親自到平型關至東河南鎮一帶馬路以南的山地去偵察敵情地形了。部隊除派出警戒，偵察的以外，其餘則隱蔽待機，並決定以營爲單位，傳達昨日林師長在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進行戰鬥動員。團長，副團長，政治處主任，分別到各營去做報告，特別着重說明這次戰鬥的意義——保衛平型關，關係於山西及華北抗戰的前途，關係於整個的政治影響，並說明我們勝利的把握——這一帶地區是山地，能求得山地戰；敵人在運動中，能求得運動戰；平型關陣地有友軍的配合，能求

得配合戰；這些客觀上的條件，都是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再加上我們活潑靈巧的戰術，極富經驗的領導，全體戰士的英勇果敢，我們是有必勝的把握的。最後便說到在這次戰鬥中，每個指戰員應有的動作——堅決服從命令，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靈活機動，發揚我們戰術上的特長：猛打，猛衝，猛追，重傷不哭，輕傷不下火線，做其他同志的模範等等。支部也召集了黨員大會，討論本支部要怎樣來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討論火線上黨員要怎樣來做模範，以影響非黨員的戰士。

有許多同志，又跑到附近的山上，山溝的茅屋裏，去找羣衆了。一批批的男男女女，被引導着回到莊裏，回到各自的房子裏，又是那般笑嬉嬉地在收拾自己的傢具。

一切的人都忙着，動着，工作着，思想着，擦拭着自己的槍，用破布撕碎打草鞋，整理包袱等等。只有那沒有什麼思慮的，駝載行李輕重的騾馬，安然地在屋後草地上吃着青草。

黃昏後，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專員送了一封信來，信封裏面裝着一份「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的圖，圖上劃着紅藍一色鉛筆所劃的粗線標記，並註明二十五日拂曉

後開始實行。還看見在明天五路出擊的計劃中，希望我軍担任東河南鎮及蔡家峪的兩路。

師長和副師長，在洋蠟光下研究着，桌上鋪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圖上的每一根線差不多都被看過了。最後定下了決心，立即在電話中下達了命令：「於本晚二十四時出發，向白岩台開進。」

三

滂沱的驟雨，完全出人意料地，猛然從空而降，黑雲佈滿着天空。就是連一顆小星，也不容人們的窺視。周圍全是漆黑的，山岳，河流，道路，房屋，一切都完全沉沒在黑暗之中，連自己前面的一個人都不能看見。

在昏黯中，很清楚地可以分辨出那嘩嘩的雨聲，河裏流水的響聲，腳踏在沙地上又被提起來的步聲，及人們身上掛着的口杯不時敲在槍膛上的響聲，此外再也沒有別的音響。

又是沿着一道山溝的小河旁邊前進着，有時走着沙地，有時又要橫過河中，總是這樣走來走去，比白天所走的路還更困難。

戰士們，全部沒有雨具——斗笠，傘，雨衣一件也沒有，冒雨而行。雨點打到衣服上，打到帽子上，打倒臉上，帽子和臉上的積水，又從頭上流了下來，流進了胸前，流進了背上，一直從腳底下流出來。全身都濕透了，像掉在河裏爬起來似的——包袱毯子都全濕透，槍也是濕的，子彈帶也是濕的，身上驟然增加了數倍的重量。冷風又無情的一陣一陣的吹來，沒膝的河水還不斷的過來過去，身上禁不住在打寒噤。可是，沒有聽見誰的說話，沒有誰願意掉在後面，依然挺着腰，鼓着氣，一個跟着一個前進着。

隊伍走得很慢，有時前面的人走不動，後面的人站下來，站着，等着，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一直走到天色微明，東方呈現出白色的時候，雨才漸漸歇下來，隊伍已進至東昌城與白岩台之線——離馬路邊的敵人，只有五里至十里之間——到了進攻的出發地。隊伍都停止下來了，除了警戒的以外，其餘都進入房子內。戰士們首先解下背包，再擦拭着槍和刺刀上面的水，然後把槍安置在一邊，又揉搓衣服上的積水，再整一整足

上穿的草鞋，倒去裏面藏的細沙，把帶子重新綁好。有的生起一堆堆的柴火，站在火旁伸出兩手在烤，濃烟薰的眼睛簡直都睜不開來。到處都急速的準備着一切，準備着等待進攻出發的命令。

在另一個地方，在一間比較寬敞的屋子內，師長，副師長，旅長，參謀長，團長，大約六七個人，靠在上面鋪着地圖的一張桌子旁邊，很仔細的研宄着那五萬分一的地圖。在地圖上，師長指點着那曾經用紅色粗線劃着的地方，在指示各丘團進攻的具體任務與路線。

四

各部隊依着自己的任務，找好了嚮導，選擇好了自己的道路，隊伍又迅速的集合來，各自向目的地前進。電話員馬上安置起總機，架設到指揮陣地及通到各團的電綫。

約莫八時半光景，槍聲首先在小寨至老爺廟之線打響了，接着便是機關槍連放的聲

音，又是砰，砰，砰，手榴彈的聲音，砲彈的聲音，愈打愈烈，愈打愈緊張。一直到平型關一帶，不斷的槍聲響着，機關槍連放着。敵方的砲彈並且不時地超越前面起伏的山邱，落在指揮陣地的嶺後，頓時冒起一球灰色的濃烟和塵土，慢慢的往上升飛散。軍號的聲音，很尖銳的吹奏着，鼓舞着人們勇氣百倍的前進。

時間異常湊巧地，絲毫不差的，從小寨至老爺廟約五里之間的馬路上，正開來了敵軍的載重汽車八十餘輛，馬車百餘輛，聯接成一線。汽車上有約千名的敵軍，後面跟着少數的騎兵，押送着車輛，正由東向西，往東跑池輸送。我軍已經將馬路以南一帶的山地佔領了，居高臨下的向敵射擊，猛攻。敵軍則展開在馬路以北一帶的山地，據險抵抗，槍聲異常激烈，子彈像雨點一般在馬路的上空來往。

剛到老爺廟附近的汽車，都轉過車頭，企圖往後面逃走——好像他還不知道後路也已經被切斷了似的。可是？戰士們都興奮着，誰也不肯放鬆，誰都不覺得疲勞，也沒有誰會去想到身上的衣服還沒有乾透了的事，大家都只有一個意識，——不要讓敵人跑掉。血流急促地，緊張的沸騰着。脚步異常輕快的，敏捷地，在他們自己的連長排長的

領導下，堅決的投入衝鋒。第一個排衝上去了，手榴彈像雨點般的往汽車上，汽車的週圍拋出，立即冒起了一陣濃烟之後，汽車上汽車旁的鬼子兵倒地了，汽車夫也中彈了，鮮血在地上流着。幾十輛汽車都擁擠在一條路上，再也看不見轉動了。戰士們更加興奮了，從人羣中呼出了這樣的聲音：

『勇猛的衝呀！要捉活的，別讓他跑了！』

負着傷躺在地上的同志，也高呼起來：

『前進呀！衝呀！爭到最後的勝利！』

喊聲，殺聲，配合着前進的號聲，格外的鼓舞着人們的勇氣，隊伍又繼續的前進了，後續的部隊也不斷的前進着，從幾個方向走來，一直橫過了馬路，往對面的高山上，去搶奪敵人那邊的陣地。

槍聲，砲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依然濃密的響着，人在奔跑！

一陣猛烈的聲音，震撼着山谷，人們把頭一望，知道敵機來了——可惡的敵機一架，這時正從北面的天空飛來，在馬路的週圍，週旋地繞着圈子，高傲地把身子側着

——清楚的可以看見那翅膀下面，塗着三個大紅圈——在偵察，投彈，打機關槍。

『不要怕敵人的飛機，注意地下的敵人，飛機是不能解決戰鬥的，勇敢的往前衝呀！』

『越衝到敵人的跟前，飛機越沒有作用。衝呀！』

負着傷了，鮮血染透了軍衣，看護員迅速的跑來，摺好綁帶。雖然是傷了，但只要腳還能夠走動，誰也不願下火線，繼續跟着隊伍前進。有的又第二次而且第三次的負傷了，光榮的犧牲了！有的班長受傷了，排長也受傷了，連長也受傷了，可是，很快的便有人自動的出來代理：

『同志們，班長負傷了，我代理班長，跟我來！』

無論怎樣，也不會有絲毫的影響，依然繼續奮勇的進行戰鬥，大約是十一點鐘光景，槍聲忽然停止了。只有很遠的疏落的冷槍。此時這一線的戰鬥已經完全解決了。我們的一個營，已經衝上了馬路北面的最高山，把敵人完全消滅，將馬路南北一帶的山嶺完全控制在我手中，汽車路處在我掌握中了，增援之敵全被消滅了，汽車馬車再也沒有

路可以逃了！我們已經勝利了！

馬路上，山溝裏，半山上，所有望得見的地方，再也沒有活着的敵人。有的是一堆一堆的，甚至數十個堆在一起橫臥直倒着的，那是一動也不會動的，血跡模糊的死屍——許多滿面生着短短的鬍子，擺着猙獰而不太看得清楚的面孔，躺在已經凝成了塊的黯黑色的血堆旁邊。這樣一堆一堆的，特別在汽車路旁邊一條五六里長的山溝裏，差不多被擺滿了！大略的數了一下，至少也有五百以上。馬路上，山坡上及其他角落裏還不算在內。

在這條山溝裏，我們的手榴彈就用去了上千的數目。這一部份『大日本皇軍』也幾次想奪取幾個高山做他們掙扎的據點，但是結果統統被我們幾次迅速敏捷果敢的衝鋒首先佔領了。累得他們幾次爬到半山上又滾下來，最後大批的又滾到這條長而深的溝裏，想利用這條山溝，拚命的來挽回他們馬上就要到來的慘敗的厄運！

山西造的手榴彈實在頂括括，碰！碰！碰！碰！碰！碰！……簡直沒有一個瞎火。炸得又細又寬。

英勇同志們，一個個像生龍活虎一樣，手榴彈打得準確的，有的一個人就打死了幾十個，雪亮的大刀，這一下也顯了牠那十足的威風。

『大日本皇軍』沒有手榴彈，大概是看牠不中用，起碼是抵不上他們槍榴彈的功効。不管，這一次他們總算是嘗夠了手榴彈的滋味吧？他們都沒有了槍和子彈，也沒有刺刀，鋼帽子也沒有了，身上掛的表，水筆，日記本，肩章……一切都被那些勝利的英雄們解除了。『皇軍』都穿着很漂亮的黃色皮鞋。我們的戰士，有的因為衝鋒跑得太快，把自己的鞋子跑爛了，也就不客氣的脫下來穿上：

『啊，這樣重，怪不得跑起來，爬上山來一個個就像笨牛一樣！』

『哈哈！呀！擠得脚好痛！』

『不管，穿上去看看。』

排長在那裏叫喚了：『你們趕快都來搬勝利品！』

接着就是四五個一溜烟的跑到大路那邊汽車的旁邊去了。幾個新穿了黃色皮鞋的，也跟在後面一扭一扭的跑了過去。

『大日本』造的最新式『三八』式步槍，都是油光光的，已經收集攏來的，三百支還不止哩！還有手槍，輕機關，在我們每個班排裏，都有很多人背着，扛着。有的急急忙忙還要拿上一支小手槍同自己的手槍比一比這個比一比那個。的確那槍漂亮的電光，實在是有些愛壞人的。

刺刀，槍榴彈，子彈，鉄鏟，洋鍋……一堆一堆的，一下子誰也沒有辦法數得清楚的。

『耀武揚威』的大小小的太陽旗，都像垃圾一樣亂扔在地下，有的染上了許多骯髒的泥土和馬糞，有的被踏破了幾個窟洞，這正是象徵着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的崩潰吧！

一封封的祕密文件——計劃，命令，情報……在這裏也可以指出日本法西斯強盜，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死敵，同時又是破壞世界和平的兇手，全人類的蠢賊！

汽車，馬車，靜靜地縱橫的擺着，無秩序的擁擠着，甚至倒置在馬路的側旁。無數的東西，滿載在車箱上，戰士們爬上汽車，拾下一門九二式的小野砲，砲彈一箱一箱

的——總夠二三百箱。抬到馬路的側旁，疊成像一座小邱，摩托車也抬下來，——一共是三輛。嶄新的，連橡皮的輪齒上面，都還沒有黏上泥土。無數的長方形的木箱也從車上取下來，將汽車上的鐵鏟，鉗子，打碎箱子的木板，再挖開內層的洋鐵，餅乾，罐頭，——牛肉，魚，蝦子，香烟……許多不知道名字的，沒有見過的东西，傾在路上。戰士們高興的吃着餅乾，打開罐頭就用手抓着。

『開洋暈，感謝日本強盜，他好像是知道我們吃小米似的，送來了這麼多洋飯洋菜呢！』

『好傢伙，碰見我們就當輜重隊。』

『又是……哈哈！』

有的戰士，檢起防毒皮包，防毒面具，將裏面的藥品，器具，全拋到地上，掛起那嵌有紅十字的皮包，及置黃色的帆布袋，準備用來裝日用零星的物件。許多小皮箱，也打開來，衣服，鏡子，香水，梳頭的梳子，信箋，信封，小小的旗幟——上面寫着『矢隅部隊國防婦女會』『近衛師團輜重隊』等等，散滿在地上。氣枕也被撕去了外

面的布套，然後放進口袋裏，大概是預備用來盛水。日本鈔票被撕碎，像落葉般在隨着風飛舞着，吹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汽車上的玻璃被子彈炸彈打碎了，汽油瓶也打翻在地，臭氣刺着人的呼吸。

附近的老百姓，早已聽着勝利的消息，一羣一羣的，跟在戰士後面，肩着已經摺好的，用二根小木頭做成的担架床，笑嘻嘻的在拾起地下滿散着的食物啦，衣服啦，紙片破布啦，成袋的大米啦，口裏吃着，手摸着，肩上還擱着，往各處去找尋受傷的同志。

還有那頭上或腿上受着傷的，很高大，然而瘦得骨頭都一根一根露出來的洋馬，被拉來駝負了傷的戰士，和搬來的一大堆黃色的呢大衣，呢軍衣，毛毯子，水壺，飯盒子，防毒面具，牛皮的背包，皮箱，包袱——往後面送，沿途還零星零星的掉落在路

旁。（羣衆週刊一卷七期）

游擊縣長及游擊隊

尤靈

砲聲中的新五台

五台是第×戰區司令長官閻百川先生的故里，這兒的居民有六萬餘戶，十六萬餘口，在山西算是二等縣，但是家家都很富有。山西俗語有說：『能說五台話，腰間刺刀掛。』的確，過去五台人差不多都在太原做官，省政府啦，綏靖公署啦，大小官兒都有。××軍的總司令部及總政治部住在離五台縣二十五里的河邊村。它的政治影響在五台所屬每個村落，都掀起了抗日救國的積極作用。現在全縣有組織的人民自衛隊有八萬餘人，游擊隊有幾百個，在山西的總動員工作算是首屈一指。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兒縣政機構與舊有的完全不同，縣政府所辦的公事，也與過去迥殊，可以說是一個戰區的模範縣。在組織上極其簡單，一個縣長，一個祕書，四個幹事，六個工作人員，薪金縣長每

月六十元，幹事祕書四十元，工作人員二十元。在工作上由縣長祕書幹事組織了一個工作委員會，處理一切職務。委員會下分設民運，除奸，建設，財政四個部門，即由四個幹事分担，可是職務上這樣的分配，實際上是集體領導，個人負責，各部門所擬的工作計劃，都由工作委員會決定，工作中心則在民運。縣長××是一個犧盟的中心份子，與幹事以及工作人員打成一片，同幹事祕書輪流着到鄉村去處理一切總動員的事務，親與民衆談話，討論問題。曾經有一次省政府派了一個視察員去視察，回太原後作了一個報告，指責兩點，一是縣長不理政務，省政府發下的公事堆積案頭不辦；二是縣長不莊嚴，成天街頭亂跑。這個視察員直可說是不識事務，結果反給主席趙戴文大罵一通，因為在這個時候，尤其是在戰區，這樣的縣長才是要得的。趙主席還親對那個視察員說：『省政府發下的公事不辦不要緊，因為這些都是例行的瑣事。』

縣政府且真正實行了合理負擔，減租，減息，廢除苛雜之外，還把戰區應有負擔，加在富有的身上。不是說過嗎，五台多的是官，家產二十萬以上者不下數十家，但是新縣長却不怕舊勢力，硬提出家產二十萬以上的要抽百分之五十的累進稅。老百姓們起

初很不相信縣長會真正實行合理負擔，以爲是烟幕彈，等事實拿出來時，便逐漸與政府接近起來。所以八路軍在那裏只兩個星期，人民就紛紛自動組織起來。最近戰事在五台以南的折口打得很激烈，整天砲聲隆隆，但人民都很安靜，新近組織的遊擊隊，還在五台以北的一個村莊，襲擊敵人，奪獲汽車四輛，取得意外的成功。

游擊縣長及游擊隊

晉北各縣人民武裝工作的開展，已成了一個戰勝日本鬼子的不可侮的力量，每縣的自衛隊（不脫離生產的），多則三四萬，少則一二萬。游擊隊（完全脫離生產，軍隊化的）多則千餘人，少則數百不等。這些人民的武裝力量，在×××師所屬的游擊司令王某領導之下，已開始了游擊敵人的活動，在後方担任正規軍的通訊連絡，破壞敵人的交通，阻止敵人的運輸，都獲得了很顯著的成績。同時爲了適應戰地的環境，被×××師所克服的縣份，如繁峙，廣靈，靈邱都由犧盟委任了各該地的游擊縣長。這個縣長的公署不一定設在縣城，也不一定設在某個村莊。以縣長本人說就漂浮不定，敵人沒有，可

以設在城裏，敵人來了，可以退出縣城，他是隨敵人之進退以爲進退，隨時隨地改變其駐地。他的任務也與其他的縣長不同：第一，他到了敵人退後所收復的縣份去上任，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招撫流亡，組織羣衆，安定人心；第二，立即減租減稅，減息，廢除一切苛雜，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合理負擔；第三，剷除漢奸，嚴防一切破壞統一戰線的陰謀；第四，說服打擊一切民族失敗主義情緒的動搖份子。因之游擊縣長担任政治方面游擊的特殊任務和工作，與軍事的游擊隊配合行動，敵進我退，敵駐我擾，使敵疲于奔命。××師以一師之衆能縱橫百里外，馳騁千里中，每戰皆捷，主要原因是有了游擊縣長的政治組織，游擊隊的軍事組織等配合，把民衆變成武裝，把政治機構變成民衆的組織，在第×戰區內真是一個獨創的作風啊！

×××師的戰績

××師是過去第八路軍主力一軍團編組成的。師長林彪是一個智勇兼備的出色人物。這一次由陝西開到晉北來，忽忽只一個月，收復了平型關，消滅敵人兩個聯隊——

二一聯隊二四聯隊——焚燬汽車百輛，繳獲大砲兩門，機槍五十挺，步槍數千枝。這一次還有戰略上的更大意義：粉碎敵人三路會師太原——一路由平型關，一路由娘子關，一路由雁門關——建立『華北國』的計劃，會阻止了敵人的南進，截斷敵人平型關與娘子關的連絡，破壞了敵人的後方交通，在政治上有決定當時整個晉局的作用。接着又佔着靈邱繁峙，并擴大到河北的唐縣曲陽，把平漢線的清風店也握在手中了。再向東北把敵人趕出了察哈爾所屬的蔚縣，最近的將來更將開展。敵人在平漢晉綏的後方，被×××師鬧得風聲鶴唳，日本鬼子要想補充前方的給養，每次都落在×××師手中。士兵們穿的都是黃色呢軍衣和外氅，吃的是裝得很結實的小罐牛肉和餅乾，這些都是從日本鬼子手中奪來的。

兩個漢奸的故事

誰也知道，漢奸是喪心病狂，狗彘不食的傢伙，而當漢奸者，在太原市上層出不窮，在各縣以及各鄉村上比比皆是。現在我們要講的是兩個漢奸的故事：

繁時有一個最大的劣紳，叫做左炳章，平時欺壓良善，魚肉鄉里，無惡不作。這一次敵人攻下繁時時，左某遂被日人認為最好的工具，叫他做了維持會長，做了敵人走狗，欺壓民衆更來得變本加厲了。殊不知狗運不通，繁時被××師攻下，把日人所遺糧食輜重分給當地民衆，該左某幸逃法網，不但不知悔悟，反而阻止民衆，說「日本人還會來的，不要亂要別人的東西。」民衆不聽他的鬼話，分散一空。後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到了，××師因戰略關係暫時放棄繁時縣城，日本捲土重來，左某乘機獻媚，說繁時的民衆不好，分了大日本的軍糧。說得鬼子動火，殺了許多分糧食的人，左某有功，被鬼子封為繁時縣長。正在大過其狗官癮的時候，××師又打進了繁時縣城，被枉殺的民衆家屬把左某綁起來了。××師為滿足了民衆的要求，在城南開了一個公審大會，結果把左某腦袋砍掉。

沙河有十幾個大地主，當日人進攻沙河的時候，這些甘心做亡國奴和漢奸的沙河地主，罄其所有資財，買了許多羊羔美酒，把家藏的槍枝子彈，連同慰勞的東西，統統用騾車載上，毫不知羞恥地打上了日本的國旗，跑了很遠去接，婢顏奴膝，想鬼子收留在

麾下做一批鎮壓民衆的忠實奴才。殊不知鬼子見槍枝子彈就生疑，送去的酒肉不吃，把這十幾個地主一個也不留，統在沙河殺掉。

敵人的暴行武斷宣傳與戰地民衆

戰地的民衆所受的痛苦，真非筆墨所能描寫。在日本鬼子未佔領地區，中國軍隊有大多數對於民衆的影響很不好，佔吃霸除，姦淫擄掠，有許多地方至于十室九空。在日本鬼子來到前，無知的老百姓甚至說：『這樣打日本實在叫我們活不了，倒不如日本人來把我們殺了還痛快。』但是日本鬼子真正到了的地方，情形却更加可怕，從廣靈到五台馬路兩旁的大小村莊，被日兵殺得雞犬不留，燒得一乾二淨，坦克車載着機關槍，見着中國人不問男女老少開槍射擊，將各地所有的年青婦女逼着去修築馬路，——被××師破壞的——晚上把這些婦女姦淫取樂，被姦而死，遺屍道路，赤身裸體者，比比皆是。晉北民衆死於日軍手下者，數以萬計。因之晉北的老百姓把日本鬼子恨入骨髓，民族自衛的火燄在心中盪燃，曾經作出若干反對日軍暴行的行動。當日軍軍隊於某次攻入

繁時時，有三個日本人騎着腳踏車去燒房屋，被民衆以鋤頭做武器，活活的把三個日兵粉身碎骨的結果了。在沙河也有同樣情形，四五個失掉聯絡的日軍，被民衆抓住活埋了。

日軍的暴行雖是如此，但他們到一個地方，總還要作許多無恥的武斷宣傳，到處張貼印得很精緻的小傳單，文字，漫畫都有。內容有的說中國軍打不過日本，有的說中國外交孤立，有的說中國國庫空虛，清楚的畫着一個大力士舉着一個盤，盤上盡是金銀，中間寫『日本』兩個字，另外則有一個中國人在開一個銀箱，箱裏一無所有，旁邊寫着中國國庫空虛如此等。但更多的是破壞統一戰線的宣傳，標語傳單都有，盡說南京中央政府上了蘇聯與八路軍的當，中央應趕緊反省，和日本共同防共，打第八路軍等。許多標語還寫着殲滅八路軍等等，他們在山西所嘗到的滋味，已經使他們認識八路軍是他們可怕的敵人。（十日文摘一卷二期）

山東的西北角

北 鷗

(一) 一片乾淨的國土

敵人進犯濟南以後，跟着盤據了泰安，兗州，濟甯；似乎是山東的大部份已經完全喪失在敵人的手中了。其實決不然的，最明顯的是在敵人的後方——黃河以北天津浦線以西一帶，還是一片乾淨的國土。

這一片在敵人後方的乾淨的國土共有二十多縣，即是以聊城爲中心。聊城本是山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所在地。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所管轄的本祇有十二縣，行政專員同時兼保安司令，在去年十月十七日因爲全面抗戰已經展開，山東各行政專員又都被委爲游擊司令。在十一月敵人侵犯山東，黃河以北的軍隊相繼渡河南撤，黃河以北的行政官吏也大都棄職潛逃。惟有第六區的行政專員范築先氏看到在這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

最後關頭，地方官吏負有守土的重責，不但不會撤退，並且北進邀擊敵人，同時電山東省主席表示誓死守黃河北岸與敵人決戰到底。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敵人進犯聊城，苑專員開始來領着游擊隊第一次同敵人接觸，戰鬥了數小時，將敵人完全擊退，以後在堂邑，高唐，臨清，博平先後共約戰二十多次；不但保全了六區的十二縣，更收復了區外的高唐，恩縣等地，而在這些新收復的縣城裏，各縣的行政人員有的是舊人重行回任，有的是依照當地人民的請求新委任。在六區原來所管轄的十二縣之外，竟擴大到二十多縣。

這在敵人後方的二十多縣，共同地緊密地團結到一起，共同防禦敵人的侵略，共同保衛自己的家鄉，更不時地予敵人以打擊。這是在敵人後方的一片乾淨國土。雖然這片廣大的土地是在敵人的後方，然而我們却看着中華民國的國旗到處飄揚着。

(二) 一羣救亡工作者

當敵人進犯山東，黃河以北的軍隊官吏紛向黃河以南撤退的時候，却有一百多青

年，越過黃河徒步走到聊城，去參加山東第六區保安司令部政訓處，做救亡工作。這二百多青年，有的是在北平的大學教書的青年教授，有的是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留學生，有的是平津以東及各地的學生或是從事文化事業的工作者。這一批青年抱有犧牲救國與敵人堅決鬥爭的決心，他們看到他們將來工作的偉大和重要，歡快地熱誠地踏向最前線的聊城。

他們到聊城的時候，已經是敵人進迫聊城的時候了。他們加緊地組織民衆，訓練民衆，更同當地的救亡工作者聯合起來，一起盡保衛山東的責任。

同時還必須提到的是這位行政專員兼游擊司令的范築先氏。他可以稱爲堅決抗戰的英雄，他熱烈地歡迎這幾百犧牲救國的青年，尊重這幾百青年，更重要的是他同這些青年一樣地參加着救亡工作，領導着這些青年做救亡工作。

范築先司令是已經五十九歲的人了，他雖已是老人，然而有比青年更熱烈的愛國心腸。高高的個子，滿臉的鬚髯，一對銳利的眼睛，他會使人望之生畏，更會叫人感覺欽佩與愛戴。他曾做過師長，也曾做過山東省政府參議，當他到魯西北做行政專員的時

候，正是黃河水災的時候，他在困苦的環境中，為當地民衆解決民間痛苦的時候，全面抗戰爆發了，六區已處在最緊急最危險的地帶，范司令在這時間在這環境，下了犧牲的最大決心，誓與敵人以打擊，以保六區的安全。

在山東這一片乾淨的土地，這一羣老年的，青年的救亡工作者，在為國家民族的生存鬪爭着。

(三) 游擊戰展開了

在這情況下，山東的西北角活躍了起來，大批的政治工作人員派到鄉間去鞏固游擊戰爭的基礎，每個人在村鎮的民衆裏負起艱苦偉大的重担。

不到一個月，游擊隊的組織已在民間廣泛展開。正在民衆游擊隊迅速發展着的期間，敵人已經進犯聊城了。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第一次同敵人接觸，直到如今，前後已做過二十多次激烈戰爭，其中尤其是在高唐縣南鎮的戰鬥最激烈，戰爭相持四天，除殺亡敵人無數外，獲得軍馬，汽車，摩托車，槍枝，地圖，軍氈等軍用品極

多。

游擊隊一方面在戰鬥着，一方面由於戰鬥的需要，迅速地發展着。目前在山東的西北角，我們所看到的武力共有三種：

(一)游動支隊——在全區二十多縣範圍之內擔任游擊戰鬥，目前的人數約×萬人，步槍約×萬，機關槍數十架，迫擊砲×門。

(二)縣游擊支隊——某縣的游擊支隊祇在某縣的管轄區域內擔任游擊戰鬥，各縣擔任游擊戰鬥的戰鬥員約六千人，步槍數同。

(三)自衛團——各村鎮的民團，紅槍會所組成的自衛組織，祇在家鄉而不能出動游擊，這種人數極多，有數十萬，祇是槍枝並不齊全。

他們這些成千成萬的英勇的鬥士，幾乎沒有睡眠，沒有時間吃飯，穿着單薄的衣服，在抗日第一，在爭取民族解放的口號之下，任勞任怨的工作着。在沒有星月的夜裏，田野安息着，遠近村子時時因為一些小動靜而激起斷續的犬吠聲，白楊樹上的烏鴉也被驚起，在這樣沉寂的環境裏，農民拿着槍在田隴裏，在草垛旁，機警地潛伏着，寒

風吹到骨頭裏，飢餓火樣在身上燃燒着，然而他們仍英勇地同敵人不斷地戰鬥。尤其是那位老戰士——范築先司令，每當戰爭最激烈的時候，他不顧性命地孑然一身在槍林彈雨中來去，敵人猛烈的砲火下衝鋒。在柳林的一役，他曾親在火線前指揮作戰，眼看着敵人衝過來了，這位年邁健壯的英雄依然在沉着地指揮。

在黃河北岸，在山東的西北角，幾千幾萬英勇的戰士在戰鬥着；爲了保衛家鄉，保衛祖國，這些英勇的戰士在流着熱血戰鬥着。

（四）軍民聯合了起來

使毫無組織的農民，竟同敵人英勇地戰鬥。工作發展到這一階段，是經過了多少日夜艱苦的奮鬥的。開始在同敵人戰鬥的時候，一般農民看到在第六區做政治工作人員以及抗戰羣衆在戰線上的英勇，使他們意外地敬佩，同時實現明白地告訴了每個農民，這種英勇的戰鬥，實在是對本身有利的，并且也祇有向敵人這樣地死拚，才能妻女不被敵人姦淫，村莊不被敵人擾害，祇有這樣地戰鬥才能打跑敵人，才能找到活路。

民衆理解了游擊戰，理解了游擊戰和他本身切身利益的關係，於是馬上熱烈的擁護，馬上從行動上擁護支持游擊戰爭。尤其是在這二十幾次的激烈戰爭之後，山東西北角的軍民確實打成了一片，聯合到了一起。

每當六區游擊司令部運輸子彈，經過鄉村稍有些逗留的時候，當地的鄉長或村長，一定立刻召集壯丁放哨保護。六區游擊司令部或是六區游擊司令部的戰鬥員，過任何一鄉莊的時候，農民沒有不熱烈歡迎，誠懇款待的。尤其在最近，比較富裕的農民，已經自動地把埋藏在土地裏的糧食拿出，供給游擊隊作給養。

同時游擊部隊當每次獲得敵人的勝利品，總是分散給當地民衆。所以當民衆曉得敵人兵力不足的時候，總自動地高興地通知游擊部隊，冀望在游擊隊戰勝敵人之後，不但除去了擾害的敵人，並且可以獲得許多勝利品。

這樣，六區的游擊戰迅速地開展了，尤其是在上月的一次游擊戰中，曾俘獲了二名俘虜。那些青年的政治工作者於是將俘虜領到不會見過日本鬼子的鄉村去，民衆看到殺人放火姦淫掠奪的日本鬼子，原來也同中國人差不多，原來胆子比老鼠還小，於是更看

到抗戰勝利的光明前途。

魯西北的各縣，在物質那樣貧乏的情況下，保衛了山東的西北角，保持着了一片乾淨土，在敵人的後方，我們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高高地飄揚着。

（二月十七日漢口大公報）

記一位華北游擊隊領袖

陳斯英

——『民衆掃日正義軍總司令』楊博民氏——

雖然不知道楊博民氏是一個怎樣的人，但讀過了他那篇平郊抗日游擊戰的經過和另外一篇他的小傳以後，對於這位勇敢的民族英雄，不禁起了一種敬佩之心，因而在腦海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當我正在希望什麼時候能夠和他見面時，真出了我的意料，在一個陰鬱的下午，他竟偶然地出現於我的面前了。

他的外表好像一個普通商人，腦袋上罩着瓜皮帽子，魁梧軀幹披着藍布大褂；動作是那麼斯文，臉上老現着笑意。在沒有知道他的姓名以前，無論如何是很難想到他是一位率領着近兩萬遊擊隊的總司令。不過，一經和他接談，聽了他那宏亮的聲調，看了他那銳利的眼睛和堅毅沉着的神情，却又使我對於他的身份再沒有理由發生懷疑了。

把詢問他的各種事情提出來以後，他便很爽快地發言了。

『關於我們在平郊抗敵的情形，我已說過了，你大概也知道吧，自然的，我還有許多別的事情可以告訴你。』他燃上了一支烟捲，話兒便跟着那繚繞的烟圈緩緩地溜了出來。一種純粹的北平腔使聽者感到異常悅耳。

『現在我先說些我們擾亂敵人後方，和寇軍將我們威脅利誘的經過吧。』他少息了一會，好像在想些什麼似地，不久才又繼續下去：『自從我們發動了民衆在敵人後方開始作遊擊戰爭以後，華北同胞因悲憤暴敵之慘無人道的蹂躪屠殺，乃羣起結集，相繼來歸，使我們的力量一天天增加起來，給敵人以重大打擊。我們因爲是一種民衆的軍隊，器械沒有像正式軍隊那樣充分完備，更談不上和敵人比擬，所以不能和敵人作正面的戰

爭，只好伺機而動，在敵人沒有防備和兵力薄弱方面予以襲擊，尤其是利用各種巧妙的方法，以擾亂敵軍。我們在平郊時常集合三五名同志為一小組，於黑夜中偷偷地跑近敵人駐紮的地帶，和各火車站附近，於敵人不知不覺中突然開放幾槍。敵軍驟聞槍聲，不辨來自何處，乃倉皇亂放槍砲，大轟一陣；俟其砲聲停止，我們再放幾槍，於是他們又是亂轟一場。一次兩次三次，每夜都有若干處作同樣的舉動。此種舉動不但使敵軍寢不安席，疲於應付，消耗着大量的槍彈；同時也令他們起了一種戒懼之心，不敢隨便竄入附近的村鎮去作掠奪奸淫的暴行，使無辜民衆少受一點殘酷蹂躪，我們的隊伍也易於活動。

『暴敵爲了屢次受了我們的打擊，乃發動其強大的威力，企圖消滅我們的隊伍。可是經過了檀柘寺，會口，妙峯山，圓明園等處幾次激戰以後，我軍的力量並沒有受到怎樣損失，敵人的企圖終難得逞。倭寇因感疲於奔命，且知消滅我軍之不易，乃變更以武力威迫的計劃，另謀採取利誘的手段來消滅我軍。敵軍司令香月會派使漢奸潘毓桂派了走狗梁紹仁爲代表，跑到我軍的駐紮地來，和我們談判。他說「日軍方面，對於諸位非

常贊佩。特派我來和諸位談商和平條件，替你們的隊伍謀一出路。香月司令說，日軍是爲了維持東亞和平而來中國，不是來侵佔中國的土地。現在黃河北岸軍事已告一段落，不久就要撤退軍隊了，如果你們能夠眞誠信仰日本，和日本合作，他可以把你們的隊伍改編爲北平守備隊，一部份開駐南苑，一部份開駐天壇，日方派顧問和指導員幫助你們訓練，軍餉槍械一概由日方供給補充。」這些荒謬的話在我聽來實在覺得可笑，乃當面予以答覆：「好極，好極！日軍願意和我們妥協，以謀東亞和平，我們自然歡迎；可是我還有幾項條件，請你轉告日方，如果他們能夠完全接受，即日實行，我們自可停止戰爭行動。第一，北平應由本軍負責保守，日本在平的一切僞機關及軍隊須完全撤消撤退，由我中央政府派員接收；第二，本軍絕對拒絕日方派來顧問和指導員，也不須日方供給軍火；第三，北平城內各機關須一律懸掛中國國旗，歡迎本軍入城。其他附帶條件，容候考慮後再行補充答覆。」這些話我自知是野心的敵人所不願意聽的，不過藉此使他明白欲收買我們是絕對不可能罷了。

「那個姓梁的去後，一直沒有消息。我知道倭寇碰了這一釘，定然惱羞成怒，不肯

甘休。果然，未久，寇軍便調動了大隊人馬，數百輛裝甲車，坦克車和幾十架飛機向我軍攻擊，企圖將我們的隊伍包圍殲滅。可是我們早有準備，沉着應戰，毫無所懼。是役雖然死傷了好幾十位同志，但實力並未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不但不因日軍的攻擊而消滅，反之，我們的力量是愈打愈強，人數愈打愈多，因為各地的民衆自衛團都相率武裝起來參加本軍作戰，我們初時只不過幾百人，現在的人數已近兩萬左右了。」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神色更加興奮起來，兩顆靈活的眼球射出了銳利的光輝。

他喝了一口茶，再燃上一支煙捲，對壁上懸掛着的一幅華北抗戰地圖默然凝視了一會，便又繼續開口：

「我們的隊伍在平津一帶充分活動，一半可說是歸功於利用敵人的間諜。敵人在華北每到一處，就把附近村鎮的商民抓去，以威脅利誘的手段強迫他們充當間諜，四出偵探義勇軍的行動。在這些間諜羣中，因貪小利而喪失良心，甘願爲虎作倀者固然有，但良心未死而有氣節者也不乏其人，他們時常故意使我步哨發見，並且承認他是日軍的偵探，讓哨兵拘捕。及被帶到我的跟前的時候，他便把被敵軍強迫的經過和敵軍活動的情

形告訴我。我知道這些人很可利用，便好好的款待他，指示他，利用他作爲我軍的偵探，根據他們的忠實的報告從中應付敵人。譬如說，某方面敵軍將以雄厚的兵力準備向我們攻擊時，便令他回報敵人說我軍已集中力量準備應戰，使敵人聞訊不敢輕易來犯，然後我們就迅速把部隊移開，以避受擊。及至知道某方面敵人的兵力薄弱，則又命他回報說義勇軍人數不多，準備退走，誘敵前進，我軍一面結集大隊，四處埋伏，於敵軍迫近時，一躍而出，迎頭痛擊，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寇軍因中計而犧牲者實不計其數。我們只有時常利用各種巧妙的方法，才能給予暴敵以深重的創傷！」

說到這裏，他臉上泛起一陣微笑來。可是過了片刻，笑意又悄然地從他那作着沉思狀態的眼角消逝了。他接着說：

「讓我再告訴你一些關於我個人在平在魯所遭遇的危險和苦難吧。我實在沒有料到我還能夠安然跑到此間來。曾經有兩三次我自料是必死的，第一次是在平郊檀柘寺，當時因爲隊伍遭了敵人的圍攻，緊急移動，我只帶了兩名侍從，跑上某高峯觀望敵軍的動靜。詎料身旁忽地飛來了一顆巨大的砲彈，轟然一聲，三人同時被震倒地，經過了數小

時的昏迷才醒回來，張眼一視，兩位侍從都給轟得血肉模糊了！而我却安然無恙。後來到了妙峯山，又遭大隊敵機追蹤射擊，身上的衣服被機關槍彈射穿了六七個小洞，但肉體竟未損絲毫，可謂萬幸了。

『另一次的遭難是在泰山。這次的苦難實在受得太使我傷心了！因為傷害我的不是敵人而是我們的同胞。那時我爲了某種要事到泰山去訪一位朋友，不料那位朋友已往南京去了。我本來打算馬上趕往南京，奈因囊空如洗，旅費無着，不得已只好先寫了一封信給那朋友，一面暫住泰山等候回音。然而不幸得很，南京的回信還沒有來，我已給當地的駐軍認爲可疑的人物而被捕了。一連拘禁了幾天，我雖然已二番兩次說明我是一位華北某方面遊擊隊的首領，並告以此次到魯的目的，謂不久南京的回信一到，當可辨明。可是他們始終不稍寬容，且施以毒刑，槓子鞭子幾乎把我全身的骨頭都敲碎了！不但此，甚至把我的指頭吊起來鞭答，一定要我承認是漢奸。但我甯可犧牲生命，漢奸二字無論如何是不願承認的。最後我正色向他們說：「我真萬確是平郊抗日遊擊隊的首領，如果遊擊隊應該槍斃，抗日應受死刑，那麼就把我殺了吧！犧牲我一條生命是不足

惜的，可憾的是平郊萬餘同志失了領導，日久難免發生嚴重的困難。」我的話雖然說盡，奈何他們終不諒解，又威嚇我說：「你如果不承認是漢奸，想活是不可能的，我倆有暇就把你緩緩宰割，沒有餘暇就把你一槍打死！」這種威嚇一點也不能使我恐懼，我始終不理，只在靜候死神的到臨；一面寫了遺書給我們的同志。

『可幸天不絕我，在這危急的關頭中，那些拘禁我的駐軍忽然奉命開拔了。他們匆匆準備出發時，因無暇顧及此事，乃把我移送泰山縣政府羈押。恰巧這天南京的回信來了，裏面還附了十塊錢給我作赴京的旅費，多蒙一位姓周的排長持函替我證明，始免於難。我雖然搶回了一條殘命，可是肉體所受的傷害却使我遺留無限的痛苦！你看吧，這兩個指頭已被吊成歪曲的了！』他讓我看看他那兩個變了形的大指頭，又太息地說：『我總算脫了險，只要抗日的活動能夠有所成就，華北的民衆參加隊伍繼續殺敵，則肉體雖然受了一點痛苦，也沒有怨言了！』

一片愛國的熱情，溢於言表，令人肅然起敬。

最後他說那次到後方的目的，是請求當局予以指導和接濟，並希望全國同胞爲之

聲援，使他們的實力更加增強，而得支持長久抗戰，爲淪亡了的華北保持一條鞏固的生命線。

我們一直談了三四個鐘頭，尙覺言有未盡之意，一同吃過了晚餐，我們才彼此告別。

這幾天華北的遊擊戰事已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從報章上的紀載中，我看到他的部隊克復了不少的失地。這時他也許正在那裏率領着千萬勇士和暴敵廝殺呢！想起了他，我遙望北方，默默地禱祝他們獲得更大的勝利，並期待着捷報的傳來。

（時事類編特刊第七期）

獻身遊擊隊的教授

大河

——楊秀林與太行山——

當此東戰場和北戰場上一般正規軍處於退却形勢之下，除正規軍的準備反攻外，大

規模遊擊隊和正規軍的配合是非常必要的。關於遊擊戰方面，我們願把楊秀林先生介紹給我們全國民衆。

楊秀林先生是河北省人。他原係北平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在河北省許多中等學校當過史地教員。民十八，他留學法國，曾經遊歐洲各國，他到過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許多歐洲大都市。民二十四回國，歷任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北平師範大學，東北大學，中國大學等大學教授，同時領導平津河北一帶的青年及民衆運動。故都淪陷後，楊先生由北平退至天津，繞道赴保定，未至而保定又告陷落。他在途中收集一般的流亡同學，轉入山西。他到山西時，太原尙未陷落，即與張蔭梧所部保安隊取得聯絡，隨隊向東出發。他奮不顧身，率領流亡同學及少數部隊，直趨太行山中。他積極地率領流亡同學組織武裝民衆，訓練新戰鬪力。

正在宋哲元氏率所部二十九軍反攻敗退之際，楊先生便以所率領的流亡同學和新組織的武裝民衆，約兩千人，出奇兵，突出太行山，向東直趨平漢線的臨城和內邱，當時正值鄭大章騎兵破壞磁縣南北一段鐵路之後，楊先生竟克服了臨城和內邱兩縣。臨城去

石家莊，距離不過百餘里，臨城和內邱的日寇雖被驅除，但又把握平漢交通，後方復有飛機大砲等重兵，在理必然反攻。惟以楊先生所部，與太行山一帶諸遊擊部隊取得相當聯絡，日寇不敢反攻，楊先生所部又屹然不動，日寇在這方面，到現在還不敢小視。

楊先生這次勝利，完全是以『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精神所獲得。楊先生現年四十三歲，他的抗日精神，是從反對二十一條件及參加五四運動的精神一貫下來，二十餘年如一日。我們曉得歷史上有着喝兵血的將官，楊先生是要以自己的血來給弟兄喝。由於楊先生這種人格感化，然後曉得他在太行山以東，以至越平漢線以東，是在怎樣地發展着華北的武裝民衆的抗敵運動。

(一) 楊秀林先生率所部獲得勝利後，當地武裝民衆團體的發生，如雨後春筍，其情勢直向津浦線的鹽山一帶發展着，就目前說，在橫切沿滄石線以南的抗日民衆，至少可即時號召起四五萬以上，以構成新的抗敵生力軍。

(二) 在楊先生所部地帶，潰散的正規軍頗多，有一次計有七百餘人，請求楊先生收編。他們感受日軍壓迫與指揮不當的苦痛，欲求新路以抗敵。楊先生以苦於經濟，又

關係友軍，未便收編，只指示他們各歸原部而已。

(三)楊先生所至地帶，是經過拉鋸式的戰爭的，有錢的人完全逃亡，所餘的都是勞苦羣衆，若就地籌餉，便不異驅民附逆。他不但不去從窮人身上打主意，反要爲窮人想辦法。因在食糧上發生重要的問題。

(四)楊先生現在仍穿着在北平上課時的破西服，同學弟弟尚有穿北平流亡時的舊單衣的。楊先生離北平，只帶有從其親戚家中借到的三百元錢，現在是一身之外無長物。他的太太孫文淑女士，也跟隨她的丈夫從事苦戰，現在因飢寒交迫的重頭痛症，往後方去了。

(五)楊先生在此苦戰中所發見的民衆武裝抗日運動，說：「會國藩以書生起而練湘勇，竟至削平太平天國，今雖時不同，在意義上頗有同感。」但是，楊先生所處境地及所遇敵人，其困難實駕會國藩百倍而上之。所以他給張蔭梧司令的親筆書說：「若再無援軍和接濟，便將與太行山終古了！」我們想，我們的中央和社會愛國人士，不能任楊先生「與太行山終古」吧！

楊秀林教授獻身於組織民衆武裝抗敵的偉大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這是最典型的中國民族新生命綫的發展。他擁有極偉大的抗敵立國的文化，兼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所部同學知識份子岳一峯先生以下，一致地發揮着這樣的精神。我們全國民衆在此第二期抗戰尚未開始之際，是要推動再戰鬪力之再生產的，謹爲全國救亡同志介紹我們的楊秀林先生。（抗戰第二十三期）

民族的母親

于逸凡

假若說中國有民族女英雄的話，我一定得推薦平郊遊擊隊司令趙侗的母親趙老太太，一位五十七歲的老人，平郊遊擊隊的創立人之一，最實際的農民運動的領導者！

關於趙老太太，我是聽過種種關於她的故事的：一種是趙老太太替平郊遊擊隊輸送軍火的故事。正當我軍退出北平，趙侗部隊方在建立的時候，需要補充槍械子彈甚急。趙老太太就在城郊附近收買散兵遊勇丟下的槍彈，給平郊遊擊隊輸送進去。那時平郊遊

擊隊的根據地在妙峯山下的北安河村，離北平四十五里地；老太太常常攜着許多手槍和子彈，跑了四五十里的長途，親自送去。不但她自己這樣作，由於她的精神的感動，還另外啓發了二位農村裏的老太太一同攜着子彈，前往輸送軍火。

這是一個故事。另外一個，就是趙老太太大罵軍火販的故事。趙老太太往遊擊隊裏輸送軍火，前後總有二十次之多，其中有一批是城外一個紳士賣給她的。這批軍火有機關槍三枝，自來得手槍二十枝，子彈幾萬粒，講好了價目六百元，先交三百元，其餘的候貨齊交價。但是遊擊隊怕槍枝不好使用，貨齊了緩期交價，軍火販人大爲焦急，每天前往趙老太太的寓所催討。有一天，軍火販人來勢洶洶，非要錢不可，趙老太太想盡方
法來應付，軍火販人都不答應，甚至站在院子裏吵嚷：『你買東西不給錢，你的兒子是義勇軍，我非到日本人那裏告狀不可！』軍火販人本想這樣嚇住趙老太太。沒想到趙太太不但沒被他嚇住，反倒跳出屋來大罵一頓，說：『我的兒子在東北就當義勇軍，也
不止一年了，誰都知道，我們要怕日本人就不敢這樣幹，你若到日本人那裏告狀，請隨
便，你是賣槍的，我是買槍的，東西是你的，我怕什麼？』這一來倒把軍火販人嚇退

了。以後經過鄰舍的調解，三百元錢的欠款交上，這場糾紛也就平息下去，可是趙侗賢母之名已經傳遍各遊擊隊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九月末，日軍進行第一次大圍剿之前，北平外人同情中國遊擊隊的某君，在日本公使館裏得悉日軍將要進行大圍剿的消息，就趕快找到和遊擊隊有關的某君，教他出城送消息。但是這時日軍在城門口盤查壯丁很爲嚴厲，別人去都不方便，於是這個使命又降到這位老人的身上。經過一夜的跋涉，盤山越嶺，趙老太太終於達到了游擊隊指揮部的秘密處所，完成了她的重大的使命！

因爲她這樣城裏城外像一條神龍似地來去亂跑，日本人的偵探走狗，也開始嗅尋她的蹤跡了。望兒山一仗以後，平郊游擊隊粉碎日軍的圍剿，敵人更在城裏加緊搜索所謂『反動份子』，於是她在北平再不能立足了，纔帶領他的『老頭子』和十二歲的孩子南來。

這位女英雄的足跡一踏到祖國的領土以後，就開始在河北某地作起組織遊擊隊的工作，由於她和另外一位名字叫汪時生的努力，在太行山一帶組織起來很多農民遊擊隊（自然這裏也有土匪的成份）。老百姓聽到她的談話，都很受到感動，覺得老太太都能

這樣，壯丁們更應該努力了，因此有許多農民自動地加入隊伍，土匪們也自願不再搶劫，甘願學好，打日本！經過她和汪時生的運用，在鄭州的『東北宣慰使署』給趙侗和汪時生發表了『光復軍太行北區指揮部正副指揮』的名義。老太太的計劃是要在太行山一帶跟着隊伍橫衝直撞。她想這樣作，最後她總能和平郊遊擊隊以及她的兒子會合到一起的！

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一月二十日，這一天算是我最幸運的一天，我在××地方偶然地遇見了這位民族女英雄趙老太太，一位精神健壯的老人，穿着樸素的藍色大袍，帶着一頂藍色呢絨的帽子，滿臉風霜，看來很誠懇坦白的樣子。

除了表示我的欽佩的意思以外，我和趙老太太作一個簡單的談話。老太太雖然沒有讀過書，可是她的見解和認識却都很正確很切合實際的！

關於智識份子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任務問題，她主張有智識的人應該盡量領導沒有智識的人。莊稼人雖然沒智識，可是很能幹，能多領導起來一部份，就多增加一部份力量，現在村莊裏很缺少有智識的人去領導，所以她認為有智識的人應該多多下鄉！

關於抗敵救亡的基本作法，她認為應該喚醒老百姓，組織老百姓，和老百姓合作，纔能有力量。『假若全中國的老百姓都能活動起來，配合我們的主力軍，日本強盜那能還有本事滅中國？』老太太的目光是真正注射到民衆的身上。

對於團結禦侮的政策，她老人家有一個根本的概念。她說：『咱們大家要不分心眼，團結起來，打成一片，和日本人拚，拚死了纔能拉倒！』這是多末澈底的堅決而有力的話語啊！

現在這位老太太離開我們已經有幾天了，她在一個大雪之夕踏上征途，重新回到她的遊擊隊伍裏去，不怕風雪，不怕嚴寒，這位女英雄一直走到國防最前線。我們相信趙老太太此行更會鼓舞起來若干萬中華兒女來參加民族革命戰爭的。老太太都組織起來遊擊隊了，誰還能說中國會亡國呢？（全民週刊一卷八號）

訪問豫北女游擊隊

四 德

『女子游擊隊』，這是多麼英勇的一種新組織！記者慕名作了一次訪問。記者走到部隊前的廣場上，一位政治教官，中止了閒談，迎上來握手，部隊中有人在模仿着我們握手的姿勢，好一羣淘氣的孩子。教官給大家介紹之後，都圍攏來和記者談話。她們穿着草綠布軍服，綠軍帽，橫腰皮帶，膠皮鞋，一個個都是雄赳赳的丘八，那幾位帽後不垂短髮的，簡直看不出她們是女兵。

『參觀宿舍，』在彼此客氣一陣後，教官這樣提議。

『爲什麼不早通知一聲？』一位女兵在抗議了。

『不通知，不加粉飾，這纔能看見我們的本色。』另一位女兵在辯駁着。終於有一位自告奮勇的一跳一躍前去通知，可是她的話沒有說完，記者已跨過了宿舍的門檻，她們也都跟了進來。舍內的人們，却照常在看他們的書，做他們的活。

那是一間長方形的大房，四週排列着二十幾張床，床上一條白布氈，方形折疊的薄被，雖不十分整齊，却也不甚零亂，此外行李很少，散置着幾張桌子，上面擺着幾本關於民運政治救亡的書籍，和面盆牙膏等。至於一般婦女愛好的香粉，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室內惟一的裝飾，是一些古今中外名人的畫像，那些還是原有，而非她們貼上的。

『裝飾，那是過去的名詞，我們不再要那個了。』真的，她們穿軍服，已不是藍布長衫單棉袍的那一套了。

女兵一共三十二名，一位在請病假。記者見該隊衣扣上有『豫北』字樣，還以為都是豫北人，但她們說豫東豫西豫南豫北都有，三分之二，是開封來的。

『我是河北省人，』一個女兵搶着說，『到這兒希望對國家有所貢獻。』好像生怕人家疑她逃難來此就食似的。

『大名怎樣？』『失陷了。』她的面上立刻浮上一層暗影，據說她是大名人。

『開封各校不上課吧？』記者懷疑的問。

『沒有的事，開封各校都在上課，我們不是因為開封停課，才到這兒來讀書；我們

是丟了開封的平時課本，到這兒來學戰時的學術和技能。我們多是開封女師和女中的學生，當時報名的有一百多人，只挑選二十幾個人來此，沒有派着的，氣得哭了一場。」

她們的年齡，最小的十五歲，最大的三十歲，多半是二十歲以下的少女，有二位却已經做了先生或母親。她們覺得抗戰比本來的工作更急迫更重要，所以暫時丟了她們的學生或孩子。三十幾個女兵丟開大小姐的福分，來受這紀律最嚴的訓練，二個星期後，就要肩負救亡的重要使命了。

「天亮就起來，點名，跑步，學科，術科，小組討論會，這是我們日常生活。怎樣喚起羣衆，怎樣組織羣衆，訓練羣衆，武裝羣衆，這是我們的功課。我們最喜歡的是遊擊戰術，和間諜工作。」

「利用一般人對女性的藐視，我們裝個鄉間老婆婆，誰也不注意，最容易做偵探工作。」一個女兵很得意的說。

「剪髮，天足，怎麼不露破綻？」於是談到化妝術和國際間著名女間諜上去，她們就要求增加這門功課的鐘點。

「你不要裹綁臙吧！裹上綁臙，愈覺得瘦弱了。」這是一個女兵對走進來的一位瘦小個子男先生的勸告。

「我們來比一比。」另一個高的個子的女兵，走攏並比着。啊！這象徵時代的女
子，並不弱於男子！（掃蕩報）

#59
101097

版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權		廣州總商會路二卷九號
所	分售處	者埠大書店
有	實價	國幣二角五分

民國廿六年五月出版